

四書恆解

卷三上論上
晚年定本



論語恆解序



聖人亦人耳其得天之理與人
同其日用倫常居處衣食之事
亦與人無異然而無一事不以
天理爲準無一念不以寡過爲
四書恆解 序
一 光緒十年
比 豫誠堂鐫
急是以心純乎理而理合於天
天之所生所養無一物不切於
恫瘝也天之所不能自養自教
無一時不殷其補救也其得志
而爲君相則代天之功萬物悉

被其生成其不得志而爲師儒
亦闡天之化隨在皆深其樂育
自羲皇以來此心此理未有能
易乎此者矣孔子值周之衰旣
不得位於時幸文武周公之澤

四書恆解

序

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猶存禮樂法度猶然一王之制
於是身體之以教其徒而當時
得其全者不過數人而已及孔
子歿而禮制益隳其得道者又
復不遇於時則取孔子之遺言

遺行雜記之以傳後而論語一
書尤其擇要而存之者也其書
於脩己治人及日用事爲之事
蓋皆已挈其精而舉其凡然上
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
儒則能身體而力行者蓋鮮漢
儒始爲訓詁而義多不醇宋代
程朱繼出乃實表章之今

四書恆解

序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國家休明沿明制首以是書取士
而

入子復以聖人之化陶淑斯民論語

一書蓋自童孺皆能誦之然聰明穎悟者或爲臆說隨俗波靡者又或視爲具文非書之難知而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者

四書恆解

序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寡矣

沉

不佞少承庭訓卽爲指

授此書之源而愚闇性成又兼以人事疾厄之擾困頓有年乃頗得其章句之意竊以爲聖人非有他奇第全乎天命之性而

能以成己者成人焉耳窮居講
學與及門梳櫛字義積久不覺
成編其間有與先儒相戾者皆
嘗平心靜氣以聖人之言求聖
人之心而參以古今事爲之錯

四書恆解

序

五

光緒十年
以豫誠堂鐫

出覺後世之變無一不在聖言
範圍之中而拘而求之虛而擬
之則去聖彌遠門人以爲不妨
問世愚懼滋之咎也而同人復
促之爰略敘其端以就正於高

明有惠而好我者匡其不逮是
則私心之深幸也夫

雙江劉沅謹敘

四書恆解

序

六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論語恆解

凡例

一論語者孔子門人集孔子語而論撰之有魯論齊論之分齊魯門人各自記之漢代原各分行傳魯論者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元成傳齊論者邴邴王卿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漢文帝時已立論語博士蓋當時遺經始出朝廷重之各聽其自爲師說通一經以上者皆拜官故治魯論齊論諸人皆名於時至景帝子餘爲魯王廣孔子舊宅以爲宮聞壁中鐘磬琴瑟之音得論語孝經謂論語四書恆解

上論凡例

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爲古論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魯論及古論無之古論篇次亦不與齊魯同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包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兼講說之爲世所貴包咸周氏爲之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馬融始爲之訓說漢末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之齊論古論稍爲訓詁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之義說正始中孫邕鄭冲曹羲荀凱何晏五人同奏進論語集解盛行於世而流傳止名何晏集解意五人雖同奏進而何晏實總其事故不盡列四人之名也是後論語以此書爲主梁

皇侃爲之疏至宋邢昺奉詔改定舊疏頒列學宮而皇侃之疏遂微我

朝日本國進獻其書其文與邢昺義疏微有不同然大旨無甚出入今仍從何晏集解邢昺疏本爲之訓釋其他不及詳載也

一論語一書自漢文帝立博士屢朝疏解者不一而其書多不傳宋元祐以論語孟子試士當時已尊爲經註之者何晏最早爲之疏者皇侃邢昺最著唐韓愈李翱論語筆解宋蘇轍論語拾遺陳祥道論語全解皆在朱子之前至朱子集解出而諸家

四書恆解

上論凡例

二

光緒十年
彬豫誠堂鐫

盡廢若鄭汝諧論語意原張栻癸巳論語解戴溪論語問答蔡節論語說趙順孫纂疏金履祥集註考證王安石論語註其子雱口義皆與朱子相後先而安石經義當時且以之取士其餘與朱子或同或否要皆各有發明其以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爲四書則自朱子始是朱子之功大矣但以四書取士始於元朝而繼朱子而起者若劉因集義陳天祥辨疑猶與朱子異說若許謙叢說胡文炳四書通張存中四書通證朱公遷四書通旨史伯璿管窺以上皆元人其與朱子異者已少而袁俊

翁疑節王充耘經義貫通則因宋元祐以來以經義取士經義之外復有疑義故二人辨別疑似以成此書卽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亦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二節與孟子道在邇一節合爲一題問平天下大指同異蓋未盡循朱子之說也元有詹道傳者作纂箋雖間疑朱子然實止就朱子集註章句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迤後蔡清蒙引呂柟因問高拱問辨錄陳士元類考周宗建論語商劉宗周學案章世純留書皆明人之書雖或駁異朱子而大旨不能出其範圍若永樂所纂四書大全剽剽成書專爲科舉而設自是時文取士恪守朱註雖有他書人每視爲廢說矣然

四書恆解

上論凡例

三

光緒十年
昨豫誠堂鐫

朝廷以聖人之書教人固欲其卽聖人之言知聖人之心體聖人之行斯可以經世理物豈專爲科名計乎朱子之書行世數百年服習而成忠孝節義者不勝屈指曷敢妄爲擬議但朱子本意亦不過欲發揮聖人義理使後人易知而于慮豈無一失苟有細心讀書善會聖言補朱子之所未及者朱子當必不禁沉不佞非能一毫有得也特訓蒙有年偶有所見私語門人積久遂成卷帙非敢與前

人頡頏亦庶幾準以天理人情欲人易曉而由此書以成道脩其身以及人不愧讀書區區妄庸之志知不免獲罪高明亦未嘗不冀大人君子諒其愚闇焉

一聖人已往至今如見聖人以其言行具在此書也朱子集註第釋章句義理而聖人言語抑揚輕重間神氣所留講章每至誤會則第作行文之用已失聖人之真故愚於詞義稍有未達者既解正文復爲串解附解欲求詳明不免多贅識者原之

一讀聖人書卽當學聖人聖人祇是全得爲人之理

四書恆解

上論凡例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而已孟子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則爲人庶民去之則禽獸所謂君子自舜禹以下皆聖人是聖人始能無愧人耳學至於聖人乃能曲盡人倫之道洞悉天地民物之理達而在上爲伊周窮而在下爲孔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非有神奇變化不測之術也後世視聖人太高以爲不可學不必學則嗜欲累之境遇困之遂有學窮二酉而倫紀不修高談性命而忠孝不全者故愚註釋此書惟取簡明易曉誠使體聖人之言存聖人之心行聖人之事則雖販夫牧豎亦可爲

聖爲賢不然詞章記問術數多端以誇奇妙必智
慧之士乃能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困知勉行
成功則一都說不去讀是書者當知聖人之心理
與我無二第能存養以清其源實踐以竟其事卽
可希聖希天毋爲高頭講章所誤也

一孔子之聖自漢至今尊崇頌贊者多矣要不外乎
閎復之言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二語括盡一切奈世人推
尊夫子卻罕身體夫子亦由先儒視孔子太高阻
人進步今略爲考辨孔子之事以免學聖者望洋
四書恆解
上論凡例
五 光緒十年
卍 豫誠堂鐫

之歎
考辨

一孔子殷人成湯之後姓子氏孔名某字仲尼孟僖
子言其祖之賢曰吾聞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則先代培植深厚矣然聖
父元配施氏生孟皮病足不成人繼娶妾又生九
女聖父年五十始求婚顏氏聖母徵在來歸又無
子禱於尼山始生孔子然則天道神而莫測聖人
生亦猶乎人不必生而卽異如開天之聖人矣故
有謂聖母禱於尼山升而草木之葉上起降而葉

皆下垂者又麟吐玉書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
素王二龍繞室五老降庭空中有鈞天之樂神女
一擊香露沐浴等事皆愚儒無識傅會爲之其誣妄
不足論固已卽嬉戲陳俎豆亦後人誤會古人席
地而坐必用俎豆盛食物乃便於取食童孺嬉戲
偶取玩之亦不足異後人誤以爲行禮之籩豆謂
聖人生而卽知禮度謬矣夫子不云乎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我非生而知之者使夫子不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未必遂造精微其自敘平生自志學至
不踰矩具有年歲功夫次第奈何以爲天授不假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修爲使後人諉於質薄甘失爲人之理乎

聖父生
孟皮九

女等事不從
家語詳見後

一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以
春秋考之由朔日庚辰至是日恰得庚子穀梁爲
正而或猶異說不可解矣或謂是年日食非生聖
人之歲不知日食有常限人君敬畏天命則必警
懼自修而必擇吉歲乃生聖人是天亦趨避吉凶
矣一何可笑

一孔子身長九尺六寸當時號爲長人鄭人謂其類
似堯項類皋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則生質異常固亦有之後人因傳其有三十九表
胥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然七十子之徒未聞或有
道及其爲庸妄傳會可知欲尊聖而反誣聖矣

一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尊爲至聖其見甚卓而載孔
子年歲及事蹟多舛謬蓋秦火以後書籍罕傳史
遷搜羅採集以見聞彙敘之固宜不實然其志無
他也如云野合蓋子嫡母施卒孟皮不成人乃求
婚於顏氏則繼娶矣聖父年五十而聖母及笄婚
時六禮不備故云然耳至言孔子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按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爲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七

光緒十年
秋豫誠堂鐫

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人品不足道也孔子何
爲而主之哉且欲以通景公稍有志節者不爲而
况孔子朱子採世家亦信之斷不可從

一古書所載年歲多不可信史記掇拾殘編敘孔子
年歲其舛固不待言卽家語爲孔猛所傳先世遺
書然漢書藝文志云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
今所有家語則是孔子先世之書已亡而今之所
傳乃後人所附益亦當慎擇之如伯魚先顏子卒
而家語言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六十九喪子顏子
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二卒孔子當六十九歲是

顏子卒在伯魚前矣凡若此類若拘牽史記等書
年月並孔子事蹟亦多可疑故當綜核羣書知其
大概不必穿鑿附會可也

一孔子生於陬昌平鄉昌平山名鄉因以爲號三歲
喪父少時固居昌平後徙居曲阜不知何年以情
事揣之必聖母旣卒孔子適周問禮歸來史記云
歸而門人日益進乃徙居魯之都城其謂少時設
教於閭里則居昌平時後居闕里則徙曲阜時闕
里卽闕黨也水經注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
闕故名闕里闕里有二孔子始居昌平鄉闕里後
徙居曲阜爲閭師設教於闕里城中雖有比廬而
孔子爲閭師居闕里北方閭門以石爲闕里也黨
也則以其居民多少而爲之號孔子家貧故少時
卽設教於閭里周制原有閭師已而爲委吏乘田
亦因貧故當均在少時孟子不言何年爲之委吏
乘田職固卑賤孟子云會計當而已矣茁壯長而
已矣言其職易稱以爲爲貧而仕之法而云伯魚
以此時生魯君賜之以鯉賤職何以動君之聽豈
當時民數必陳於君尙沿舊制君故特賜之歟當

闕疑也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八

光緒十年
川豫誠堂鐫

一適周問禮史記謂年十七時莊子云年五十一按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尙未來學且聖母在堂孔子不應遂適周則史記所云其時太早莊子年五十一孔子已知天命其時已晚閻百詩以孔子從老聃言日食事斷爲昭公二十四年似矣然昭公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日食史記云見老子歸而門人日益進則當是聖母沒後三年喪畢孔子乃適周問禮然左傳云孟僖子將死乃遺言命南宮敬叔往事夫子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豈敬叔不居喪卽於是年從孔子且卽於是年從孔子適周歟是亦不足信矣以事蹟考之夫子天質不凡其生知安行祇是日用倫常之理知之卽能行之至天人性命一以貫之道非師不明故言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夫子自言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其適周必在聖母沒後年二十四五以後然以左傳證之南宮敬叔尙未來學家語又不足信竊按左氏言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苟能禮者從之其悔過學禮固自楚而反已然旣知孔子爲達人必不遲至二十餘年而後命二子從事是左氏及其將死也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九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句爲可疑矣蓋必自病不知禮後卽不久而命子
從事孔子此諸書年歲之不可盡信其一端也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旣云將往而學後復稱爲猶龍
又云吾從老聃助祭聞諸老聃云云則孔子從之
頗久且孔子固知禮者魯備六代禮樂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亦復何所不究若但問禮而已老子以
王府所藏示之亦不過如問官鄭子何至歎爲猶
龍而子夏對魏文侯亦言仲尼師老聃世儒謂聖
人爲天授又以老子爲異端所託遂不信夫子師
之莊子載老子告孔子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出乎天赫赫出乎地此先天後天八卦所以異位
卽人心道心性命所以顛倒也而君子得時則駕
不得時則蓬蘖而行又用行舍藏所本故喻以猶
龍稱爲吾師若老子但卽故府之禮啟櫝相示何
遂敬之如是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博辨宏遠而危
其身及矜氣驕態泰色淫聲人以爲孔子所無謂
老子爲妄語然孔子不聞以之爲非而後人代孔
子不平已可笑矣且禹戒舜以慢游與傲臣子面
斥其君舜亦非傲與慢游之人而相與安之何也
大聖人相與儆戒之意精益求精豈末學所能窺

及况以老子爲師既無益於老子亦復何損於孔子不自用而取諸人聖人所以爲大也文王師鬻熊武王師尙父文武不困之而貶損孔子師項橐人亦信之惟不信師老子老子之書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白樂天且能言之矣異端邪術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貶斥老子無關輕重也而以孔子爲無師生而已然使學者望而窘步於是愚者安於愚智者騁其智不知萬物何以皆備於我下學何以達天遂有讀破萬卷弗踐倫常高談性命流於迂曲者夫道本人人所有聖亦人人可爲及其成功一人皆可爲堯舜孔孟未嘗阻人以學聖也因授受不真故修己治人之功不從本原正始而言理學者亦僅以知覺運動爲性多學而識爲能凡事天立命輔相裁成一切均駁而不純故愚特辨之豈必爲老子解嘲乎

一孔子爲委吏乘田孟子言其爲貧蓋公家之胥役耳而史遷云爲季氏吏大誤

一商羊萍實等事人矜傳之以爲聖卽在是不知天下之大古今之繁名物象數山川土物及典籍之富雖聖人必不盡悉夫子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十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詰子貢以多學而識卽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等事卽偶然聞見知之亦不爲奇蓋聖人所知者理而已理本於天而著於倫常倫常本於心性存心養性馴至於與天合德則萬事萬理一以貫之故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謂五倫各盡其道貴賤各有其職皆當乎天理人情之極耳若必事事周知物物詳究無論不能盡悉且夫子已言有弗學問思辨篤行矣言有不必學問思辨行者則置之當學者則百倍其功非但謂不學之則已也自人誤解有弗二字反以博洽爲能而於心性不克致中致和五倫不克盡誠盡道故此等處不分明遂以聖人爲難學學固無多道莫大於倫常盡性敦倫卽爲全人何必才智聰明始足以希聖也

一孔子平生事蹟秦火以後失傳太史公採集爲世家列於世家尊以至聖其功甚大但編次年月以事相從不盡確當後儒徵引考定爲之年譜爲之辨論然多有矛盾弊由不綜聖人平生以義決斷也如孟子去孔子未遠且親受業於子思而於主癰疽瘠癘不援据其年月直以理斷之信其必無此爲特見今孔子言行具在遺編而兩論及孟子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尤可依據者竊嘗細心考之孔子生而有異質亦有令聞因家貧少時卽設教於閭里已而爲委吏爲乘田不過如今胥役藉贍升斗初非受命於朝有祿位也迨聖母卒而可以遠游乃適周問禮以曾子問及各書考之孔子從老聃蓋久故前人以爲從學三年後辭歸而史公言門人日益進則前此雖爲委吏乘田實以講學爲業可知夫子本居昌平鄉其遷居至曲阜亦當在聖母卒後因門人日多遠來從學者藉升斗以給膏火多仕於季氏

如今書吏有事趨公無事聽講冉子退朝季氏將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是其明徵夫子盛德日新門人等又嘗稱道其師之賢故遂爲中都宰爲司寇已而桓子主政夙知夫子之賢言於魯君使之攝相春秋時晉主盟中夏卻秦楚侵陵凡盟會征伐列國皆從其令晉靈公幼趙盾專政以大夫而會諸侯後襲以爲常列國漸漸亦以大夫應命故凡執政者皆專其國之權是大夫專政不止魯三家也季氏專魯以君命命孔子以本國臣子從君大夫命乃義之當然非無故枉道比也前人執仕於私家之義謂魯定公用孔子然定公安能

奪桓子權以與孔子桓子以君命命孔子即可受也豈私事權臣者比乎孔子攝相而卽出藏甲墮三家桓子不以爲非則聖人未明明裁抑之而實已暗暗救魯之衰惜未竟其功魯受女樂孔子遂行不待君命亦不告季孫遽爾辭官自是遂不敢歸魯周游列國陳蔡齊衛諸邦或主賢臣或主門人之家厯有年所桓子卒康子立奉父遺言召孔子子乃歸魯而年亦已老矣魯亦不用孔子子乃刪訂詩書修春秋以教其徒至正禮樂一事儒者亦相傳而誤夫子平日言行及訓門人莫非文武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古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周公之禮樂間有不合時勢及舊制所未及者夫子以意損益之門人效之迄今凡夫子言行所及小戴記所載其大概也其實禮樂必自天子正定夫子安敢取王制而更張之卽正樂之事亦是因與師摯師襄等交遊私相考訂非徑取故府宮懸而裁節之非特此也卽刪訂詩書春秋亦止以便門人誦習非欲傳後是故夫子周遊列國在歸女樂之後非不得志於魯遂徧遊諸國以求知遇前人未知此意云周遊七十二君之廷及泗上十二諸侯豈不大謬但聖人德成於己卽欲推以成人

雖羈旅未嘗忘之故荷蕢知其磬心微生斥其爲
佞而孟子亦言三月無君則皇皇蓋謂其心切救
民非汲汲惟恐不遇也然則夫子始終一講學人
何乃誤認而妄言耶

一家語載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娶妾生孟皮不成人
晚乃娶于顏氏詳考其事殊不足信夫生九女而
後娶妾則年已在四十餘近五十矣生孟皮不成
人而又娶其不成人由其病足蓋足不仁耳而孟
皮有子有女則病足當在受室之後受室必成人

時是聖父娶顏氏年已甚晚正義云六十四歲理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或然也然考聖父爲鄒大夫襄公十年從晉伐偃
陽挾懸門以出門者孟獻子稱其有力如虎則年
方壯又十一年卽生孔子孔子生三歲而孤聖父
年不過六十餘耳其娶顏氏何得在六十歲外且
聖父爲鄒邑大夫卒於鄒不久失官卽家於鄒故
孔子生於鄒之昌平鄉而少賤伐偃陽時左氏曰
鄒人紇則已失官矣孔子生長於鄒故曰鄒人之
子聖父娶顏氏時施氏蓋已卒故曰求婚於顏氏
不然則妾矣使孟皮爲妾子則四十外娶妾生孟
皮已有子女而始病廢復娶顏氏聖父年當七十

餘而以徇陽事及孔子少賤核之實不然也家語多不足信信其不悖理者故愚斷以孟皮爲施氏所生

一孔子誅少正卯先儒力辨其無然當時三家擅魯卯爲魯之聞人意必委蛇出入於三家之間如孔光荀彧輩名爲公臣實乃依附權臣子謂其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則是貌是心非到處苟合之人夫子爲司寇固有罰惡之權故請於君以誅之耳若非君命而子誅之則爲專擅且季氏豈肯聽之哉

四書恆解

上論考辨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一是書人人誦習歷代先儒註釋已繁我

朝

日講四書尤無美不備科舉遵奉朱子本不敢妄爲贅言第平居授徒偶有一得門人鈔存之久而成帙私付梨棗非愚志也高明諒之其考辨亦第舉其大者餘悉隨文論正見於附解焉

四書恆解上論上冊

晚年定本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雙江劉

沅輯註

首章括為學之始終記者所以列於篇首其下則編次相屬限於簡策不得不分為二十篇舊說言此篇多務本之意然全書無一非示人務本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悅同樂音洛愠紆問反○示人以學之

始終而欲其自領也業道曰學學聖人以全其性也其序小學大學其要博文約禮時習無時而不習其事說浹洽而快於心朋同道之人人則凡為人也自遠方來德相師而道相樂不愠者忘名之至易費潛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一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龍中庸曰聖者也前而不亦自信深知之詞後不亦贊美勗勵之詞朱子曰愠含怒意

附解人性皆善而天理之良不能不汨於物欲聖人

全天之所畀而深憫人之自喪其所以為人於是

代天立教為君相為師儒本諸躬行心得以垂法

度禮樂刑政其法詳動靜起居其度密而且為之

詩書以博其趣為之庠序學校以樹其標故學之

一字乃聖人補造化生成之憾而使人各得其性

無愧於人者也文武周公本天德以行王道禮樂

文為廣大精密及其衰也治具雖存人罕服習夫

子生周公之國修禮教之遺諄諄弗倦無非一學

字之事第王道既微人多委靡子雖善誘惓惓學者每無恆志子故言學乃身內之事非由外鑠人之所以苦其難而不獲其趣者以未深造自得耳果其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凡禮樂法度一一體其實而會於心天性中自然之旨趣有快然而無窮者不亦說乎由是而實德之至聲氣自宏凡同道之朋慕其風而悅其教匪特近者親光抑且遠者咸集以我之學及人以人之學益我性分中之結契既深與爲善之事業無量不亦樂乎雖然學以及人爲樂惟其同道同志耳非欲人人而盡知也若以人不我知而含愠意是其心猶有爲人之一私而非忘名之至苟其不然則是得於心者實能與造化同流斯居於人者乃能與浮雲共置不亦君子乎三段中將成己成物邇世無悶功效包括淨盡記者故特列於二十篇之首三不亦乎神氣蟬聯而下勉人自得自知以己所閱歷之境界誘人循序以要其成婆心無限故予不敢截作三節解釋懼人忽於聖人深意也學字切須認真時習字乃不誤解若離卻五倫五性別有妙學卽時習終身皆異端也明善復初朱子之說本於中庸然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二 光緒十年
懷豫誠堂錄

不善會之似明善即可復初否則似明善一功復
初又一功不如仍用明善誠身之句爲美說字卽
孔顏樂字時解因下文樂字不敢將說字深說非
也學何故說以理得而心安性天日暢其進不窮
有快然而莫可名狀者故爲成己之極功否則如
世俗詩文書藝日覺其工亦有說境而非夫子之
所謂也六德六行六藝兼修日新不已說之境日
深斯朋之來自廣其下文樂字則謂兩相得而兩
相益與人爲善樂於同仁也樂其成人與上說其
成己是一也而亦是二皆非親至其境不知故夫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均以不亦乎三字策人自領因說樂竝言則自
心曰說及人曰樂若專言之說心卽樂樂亦說也
不知不愠極難之事凡人利心猶易化而名心難
化非聖人不能快然自盡其職業而漠然無動於
聲華也古亦有逃名之士此不足以擬聖人聖人
者有愛人無己之心而不忍漠視同羣有皇然自
責之意而未嘗稍踰職分常以爲己之道未至也
而不以人之知不知爲榮辱曰不亦君子乎深贊
之也後世錯解疾沒世章謂聖人亦重名不知名
者實之賓仁義忠孝己分所當盡者非爲人而然

其自然留光於後世者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泯沒
若當修德勵行先有求名之心則念必不誠不幸
屈抑則必隳志且聖人之所重者仁義道德之名
非世俗浮華之士也離德而言名卽爲不足重輕
之名近人乃有謂人不好名卽是禽獸者抑何不
思此章之義及潛龍聖者之說而妄誕若此也或
一曰如子之言顯揚父母流譽鄉邦均不足爲重乎
曰非也人爵由天爵而尊虛聲以實德爲本君子
以立德爲先非惡名而逃之乃惡無本之名耳豈
以朝廷之爵祿仁義之令聞爲不足貴哉然令名
必歸君子君子則無求名之念耳不知不愠中庸
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若不依乎
中庸卽不知不愠亦何足爲君子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有子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當時犯上作亂者衆
爲上者憂之而無如何有子故言能孝弟者必無是
矣何氏曰上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凡在己上者

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君子以位言道化民之道爲
仁使民興仁言得其本則一切化民之

道皆自此而生孝弟者使民爲
仁之本也邢氏曰與歎美辭

附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因此章列論語首故

以仁字正解綴此然有子之言乃因爲上者欲導
民於仁而不知犯上作亂之故皆生於不孝弟故
爲是指點之詞仁有體用此專以推暨之仁言仁
之理原於天而率於性孝弟其天良真切處也犯
上作亂者必先昧其天性慙良之心而後忍於爲
惡孝弟之人其心必慈其言必讓其動必循理安
有是患故爲上者使民孝弟乃化民成俗之本而
非一切法令所可去悖逆也不然孝弟卽仁孝弟
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二字之外無道本卽在此有
子此言殊爲複沓且首節犯上作亂二事無歸著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矣言君子務化民之本本立則治民之道自生孝
弟者斯民天性之同躬行以率之民自消其暴戾
而歸於和順豈非爲仁之本乎不直言之朱子以
爲謙退亦通不若邢疏之直截而有味張惕菴云
此章至易明白外註與講章紛紛辨論皆非誠知
言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上聲○言色仁之所見端不可不飭也巧令則失其正

而忘羞惡之良故鮮矣仁巧令皆違理而徒悅人也

附解此戒諂巧之流仁字祇作本心羞惡之良說而
人欲之肆不待言矣溫溫恭人藹藹吉士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何嘗不惟恐得罪於人然義理是非卓然不移省躬集益非同阿悅至如忠孝所在下氣柔聲因事納牖均不得以巧令例後人因朱子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八字不敢以言色爲重至徑情放誕非嵇康之得罪鍾會則安石之不近人情甚或君父之前欲避諂諛乃忘忠愛悻悻然曰吾不爲巧言令色也豈不誤歟弊由將此章仁字認爲恭默思道求深反淺不知言各有當此爲諧媚者戒非教人不修禮度傲物凌人也皇侃義疏云巧言令色鮮矣有仁或以爲可然第無巧令未便卽目以仁蓋仁字作心德之仁解則甚不易當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曾子

誠身之學無在不然言此蓋示初學入德之門也省身者求其心與理之安而非欲人知忠於謀全人之德行事功而非尙機巧信於友求益於彼此身心而非徇意氣傳慮不習則德日修而業日廣矣朱子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附解凡事皆當反身自省何獨三者此蓋爲初學示

也朱註有則改之二句極得省字精神惟忠信二字易混人多障礙不知他處言忠信則忠者其心

之誠信者其言之實分內外不分精粗此章明明
分貼爲謀交友則忠信乃一心而兩用因事而異
名耳因爲人每不盡心交友易不誠實朱子故以
盡己以實詰之實則二字無大分別且如言忠信
主忠信等章均不可以此章泥也人字所包甚廣
謀之忠不必有成而無敗惟是慮周而義精使人
不陷於過舉曲突徙薪優於焦頭爛額赴湯蹈火
全其孝義忠良非如世俗之云僥倖詐僞阿徇黨
同也信者以誠相與內外如一始終不二亦以道
義而不計利名傳而習則實有羹牆之思受益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誠非授受治心者不能也當知曾子平日心迹學
詣貼切發揮方非泛泛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周禮一成之地九萬畝而出兵車一
乘千乘九千萬畝而山林川澤不與者也以道治人
曰道獨言千乘爲齊晉大國言也先王之制上公不
過千乘所以爲藩屏牧伯春秋兼并侵陵千乘之國
首敗于綱傲慢欺侮肆靡國事皆王民事也故必敬
勢也子故言此以救其弊國事皆王民事也故必敬
信不欺節用爲民愛財人謂
臣民以時包氏曰不妨農務

附解道國何止此數事爲政以德禮樂刑政國無大

小均宜力行者也何獨千乘宜然耶夫子此章所

以救春秋之衰也先王封國上公地方五百里侯

方四百里千乘之國其地蓋九千萬畝乃能具千乘是先王所以恃爲牧伯屏藩承流而宣化也周衰大國肆其強大不懷王章兼并弱小恃力而爭傲慢自恣不誠於民煩費無等以凌其下民不堪命小國尤難以自存矣子故特爲曉之言道千乘之國不可徒恃其强大正當敬事而信云云乃可固疆圉而長子孫俾能如此而行自然不敢違王制而肆侵陵民安其生與國皆享其福此救時之妙用也無如夫子位卑言輕大國不聽其說厥後齊晉諸國翦滅鄰封快其所欲卒皆爲強臣所有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八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曷若夫子之言保世而滋大哉常解覺千乘二字爲多設以爲務本之意亦望漏而不全由忽視千乘二字故晦立言之本意也千乘有二說包咸云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十乘是萬里而出車千乘實八十家人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牛車一乘掌糗糧衣裝炊爨者二十五共一百人八十家安能供此馬融據周禮參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九百畝井十爲通通九千畝通十爲成成九萬畝成出革車一乘除去公田一

分八百家人而出車一乘卒一百人積九千萬畝
乃出千乘其說爲長何晏註兩存之而前人多主
馬氏在周盛時此等大國無幾春秋則多皆由侵
小而得子不斥其非而曉之以自存之道正深於
己亂也使民以時包氏至爲簡盡古者國家工役
無一不用民力故聖人慎之又慎農隙講武乃教
民之常不在使民內計使民謂凡有興作也出兵
一事則不必俟時禦寇討賊非可遲誤者但先王
動必以義師出以正民自樂從六月棲棲楊柳雨
雪其心爲民而征伐不必皆時未嘗不時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九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舉蒙養之功以救時弟子未冠以下也弟以出言兼施於師長禮七歲入小學十五入

大學教弟子之法至嚴且備春秋禮廢芻蕘挑達之
讖不一而足子故言當使之敦本而文以助之不可
務華鮮實庶幾有本有文也文馬氏曰古之遺文朱
子曰謹行之有常信言之有實汎廣也衆
謂衆人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

附解人生慎於所習自蒙養始先王制禮六年教之

數與方名七年出就外傳習爲小學有以養其恭

敬和平之本而化其氣質之偏十五入大學卽講

求誠正修齊之道至二十而冠則齒於成人蓋十

五年之間所以次第訓誘者至詳且切無一日之

可忽也春秋禮教衰遲大學既無小學亦寡惟驚
於華美以夫子之聖稱之者僅在多能博學其時
之弟子可知子故言弟子當使孝弟謹信汎愛親
仁行有餘力則學文以博其義理不可忘本而務
末也論立言本旨則重上六句論理則下二句亦
不可輕蓋必有餘力而後學文恐無本則文無所
用也然使行有餘力而不學文則何以考事理之
當然而合於軌範文朱註謂詩書六藝之文按六
藝有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六藝者成人之能事
終身所不離如溫清定省隅坐隨行是文也卽是
孝弟日用所不可或無其理與孝弟六項相爲貫
注非判然二物待餘力而後學之史遷班固以六
經爲六藝朱子所指蓋此也然不若馬氏云古之
遺文爲該括凡圖書典物以暇考究折衷古人則
竝孝弟六項之義益參印而明而詞章記誦亦該
其中此文字較博文字稍淺以其爲弟子言也子
以四教文乃凡古今事物燦著者皆是後世文字
之學益煩談性學者或概鄙雕蟲而不知文章乃
道德所寄務才華者羣誇靡曼而不知詞章以忠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十

光緒十年
性濂誠堂鐫

孝爲基故凡道理之散見者皆文第童蒙則以文字爲先務未遑說到大文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實踐

其賢易色變易容色言誠於中而著於外不徒貌悅也竭力致身以其力與身屬君親而無一毫自私學以明倫卜子爲學而不誠者發

附解以好色之心好賢本孔安國但大學如好好色

就人隱微處形容其意之誠故以如字作指點中

庸賤貨遠色就人君所易蔽以明尊賢之所宜去

夫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皆慨世人習尙之偏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十一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此章設言有如是之人乃懸空說下就現成人品

說故不曰好賢而曰賢賢謂實體其賢也易色者

愛慕之誠肅然敬抑然下歡然而親炙其平日實

有君子之行乃能與賢爲化如此皇侃義疏言若

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

容大略亦是而不合現成口氣宋蔡節謂爲之改

容是也而或又非之則謬竭力致身無一毫自私

則所以曲全其忠孝者自多道矣非徒亡身殞命

之謂言而有信不必期約蓋無一妄語其至誠相

待可知學以明倫倫外無學故必謂之學語意無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主敬存誠友仁改過為學之首功也語有淺深意無輕重朱子曰重

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無毋通禁止辭勿亦禁止之辭

附解此示人下學之切功學何止於重而不重則輕

躁弗除浮華奚免故不威而不固若克己復禮之

後神明安固容貌莊嚴學固而重非重而固學也

主忠信無一念一事不實毋友不如己恐在我無

自得之真則易為所惑若德之既成則棄短取長

包荒引誨方將化之不患其浼已也至改過不吝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乃聖學第一功終身不可離者古人學有本末會

通之後無表裏精粗之可泥入道之初必言行動

靜之先後表裏精粗之可泥入道之初必言行動

細學之所以易淆也重之一字後人所難在當時

頗易周公制禮自閨門里巷以達於朝廟皆有法

度學者循循於規矩儀度自然而肅志氣自然而

平春秋之時遵行者鮮惟夫子身體以教其徒故

四方來學禮焉此章教人循禮而謹浮夸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德天良之真祖宗父母身所由來於此

薄焉仁心息矣慎追者誠敬之良足以感人心而與至治民之背死忘生者寡矣周家重喪祭以此朱子

曰慎終者喪盡其禮
追遠者祭盡其誠

附解此章事至平近理至精微向來註家於慎追歸
厚兩相關通處未能明透周之興也武成大告他
務未遑民食而外所重喪祭子思引夫子論武周
以立中庸之則其義亦重於喪祭之制蓋人生天
理之良孝德爲首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臨民惟其
仁敬孝慈篤於根本之地故推恩以及於民物無
非慈祥愷惻所周流春秋禮教衰微在上者嚴酷
武健大都皆由仁敬之良無以養其原本故視民
如芥而民亦相習爲乖離曾子言致治有本仁孝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爲先祖宗父母吾身所由來天性之良於此發現
最爲真切爲上者能於父母之終也哀禮並至祖
宗之遠者愛慕追思則其至性所流情文交摯凡
有血氣莫不感而生悲况屬下民亦復誰無父母
觸發其天性之良而顯示以人倫之則民莫不革
而從忠歸於仁厚矣要知慎終追遠者其人必是
孝子仁人其治自然愷悌誠篤曾子有慨於時政
之衰不就用人行政立說而特以仁孝之事導之
蓋使其反求天性之良自端化民成俗之本乃救
時之苦心立言之妙用也苟實能慎終追遠者卽

能次第施行仁義民德歸厚句中含蘊無限道理
曾子未與盡言意欲使人且就慎追之事行之自
能勃發天良力行善政耳讀者勿草草忽過孔安
國註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子易以誠禮二字各
就所重言之要之四字均不可少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鄭氏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聞政聞其政

令得失而知其由來也求有心採訪與有心就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平易近人

曰良不為苛擾曰儉言夫子有五德而人自親近之不期聞而自聞非若人之求也至與則邦君本無是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齒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事故不復云

附解聞政聞其政令美惡之狀而洞察由來求非詣

屈之謂第有心採訪期於必得即是與邦君就正

傾心而與之也孔孟雖周游急仕惓惓斯民然守

道至嚴未嘗一毫苟合孟子當戰國時世主以士

相高游說概從優養孟子應梁聘而後出齊王致

稷下之士三千孟子亦以禮往其餘滕世子往見

魯則父母之邦他邦未嘗至也孔子因南宮敬叔

言於魯君資以車馬始如周問禮其後周游列國

大都皆因門人所在暫為寄寓楚則昭王禮聘於

晉亦然二國較爲道遠至泗上十二諸侯僅此山東叢爾之地然夫子或一至再至不過與其賢士大夫游竝非至則見其君也呂氏春秋謂孔子再干世主見八十餘君史記云干七十餘君皆傳聞之妄時君敬信就而問之事之所無在子禽不過帶說故子貢亦不復言時解誤認夫子處處與邦君往來求字遂作黃緣諂曲解既昧時勢亦太低看子禽夫子卽痼瘼斯民然并無僥倖遇合之想何至搜求國政以爲明察子禽亦疑其不然故質諸子貢溫良五者至常至奇夫子出以無心他人遂爲所化不覺傾誠吐實子故不期得而得也在夫子本非求而有此五德人自不得不告以政似夫子以五德求之者然故曰異乎人之求之也聞政得政皆係聞諸邦人非聞諸邦君蓋人與夫子接但覺其德盛禮恭到處樂與周旋無心之中吐露其國之政令而夫子聲入心通窺豹一斑卽知全體似邦君國政盡在夫子心目中者故子禽疑之而子貢則深知之矣五德惟良儉二字費解然乃講章求深反晦之故愚正註已明夫子當日游厯逆旅邂逅豈盡賢人有此五德而賢者樂其德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五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範愚者喜其優容人人生恭敬歡喜之心故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行去聲○道謂合道之行時有父賢而子不肖者故云然蓋人子以成親之美爲孝

父行道而不改繼述之善可知言三年者時勢或有異宜三年已爲久矣

附解夫子釋易稱幹蠱表武周之善述善繼人子之

事親也將爲善思貽父母名將爲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苟其盡善則子孫勿替可也何僅三年苟

其不善而親不及改者蓋愆惟恐不速亦何待三

年夫子乃爲不肖子言之與孟莊子不改其父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臣與政同一意父行合道而子改之其忘親悖理

甚矣云三年者事理當隨時處中不道者固可速

改卽合道者至三年亦或宜有變通不然執中無

權必貽誤於家國文王服事武周革命豈以文爲

不道耶言三年以明其哀慕之誠且久而三年以

外不待言矣此章誤解故宋紹聖之事小人執此

以陷元祐諸君子無能難之司馬文正公謂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其說亦滯明世宗末

年朝政大壞徐階謀諸張居正擬遺詔以改之而

高拱不平欲陷害徐階賴居正得免小人每附會

經義誤人家國解經者可不慎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用如運用之用兼內外情文而言順其自然而安曰
和道治天下之道斯指和而言小大謂禮貴以理言
美以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效言也不行阻於施也任情無
節非禮而亦不得爲和

附解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蓋由天理之良
有不能自遂者故爲禮以導之太過則節之如是
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天良自然浹洽處卽所謂和
也春秋務煩文而無實德非拘則蕩故有子云然
上下兩節一反一正所以明過不及之皆非而使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七

光緒十年
北豫誠堂鐫

人適中用字先儒對體字說非也禮之體本於心
然心之安於禮處卽是和和字不得謂爲用也此
如五官運用之用禮行而和存焉非是則無以運
用如手持足履耳聽目視視聽等禮也運視聽而
浹洽卽和也言禮主於嚴而其實用之而浹洽者
以和爲貴先王治天下所以禮節民性而民無不
和樂卽此和之爲美也凡小禮大禮其節不同要
無不和而浹洽者然則禮豈苦人之具哉其有所
不行者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以禮節之則亦
不可行也要其所以不行正惟未得和之實非和

一之不貴而亦非和之不可行也前入於各句實義多牽混不明讀者玩之惟行禮者太拘苦而放縱者乃因而倡爲曠達莊列之徒流爲恣睢於是禮樂蕩然秦火之禍所由來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復房六反○近合也義信之質禮恭之則也恥自

內生辱由外至因暫相依宗則尊法之朱子曰信約信復踐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是也

附解輕於然諾者不顧義理之安直是易言耳安能

可復平日以精義爲學約信之時始不苟諾素能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太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講求禮度致恭於人始不亢卑夙昔慎於交人偶然因依亦不漫爲許可有子戒人慎始慮終則人自有不得不勉於平日者不然素無功修而欲取辦臨時難矣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求安飽者務而欲精之也事義理當爲之事有

道道得於身者君子學求益於身心故自強不息慮以下人如此而夫子舉以勉人

附解聖人之言道理四通八達而立言之意則各有

所指宜審其命意所在不可一概闊論如此章食

飽居安乃常情所共非謂學者必饑寒而後可爲

好學特以事勢所趨有易以此擾其心者耳周之
宮室制度與今不同士庶人有分以限之不惟不
敢力亦不能春秋中原卽今北五省地版屋垣墉
儉於他處居食所需亦多樸野士生其間厭苦而
求豐適惟干祿一途乃能易貧賤爲富貴故嗜欲
之念濃身心之業淡矣子故言不求安飽而惟敏
事且慎於言又求益無已此則真可謂好學也已
抑聖人所言之學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後世
好學之勤有過於前人者然略於根本務於詞華
不特安飽中罕良士卽貧陋中亦少真修非求飽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充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求安之過而不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之過也學者
其自審諸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無諂無驕不以

貧富爲身有也樂性分有以自樂好禮者以禮自守
而又以禮成人儉已而豐於人四者皆由自心辨之
可也未若有實際焉朱
子曰諂卑屈驕矜肆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 聞子言而已悟樂與好禮之實
故引詩言淺深之量不同如此子

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已知者
爲往未

知者爲來詩無達詁要求有益於身心子
貢因子言而悟詩之旨其見進矣故與之

附解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俱在心性內自家審量實

踐處說非僅以外貌言也富而好禮向未有透快發明者因未知當時貧富實際耳周制計日投田一量能授職文武成康盛時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貧富相安而不相耀春秋法制漸壞諸侯卿大夫族大勢強侵陵兼并而鄉舉里選之法亦隳是以士多貧賤顏子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而陋巷簞瓢爲其務學而不暇耕也故曰爲貧而仕又曰祿足以代其耕蓋當時士之富也必由位祿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孟子釋之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二

光緒十年
喉豫誠堂鐫

如後世買賣民田科舉取士農工商賈各有富人也周禮繁重富貴之禮貧賤非惟不敢爲亦不能爲而春秋富者往往逾制好禮者謂有位而豐不爲一己之身家娛樂計而汲汲以禮成己成人爲快故曰好也不然貧者獨不好禮乎子貢平日自問已實能無諂無驕及聞子言又恍然於樂與好禮氣象迥不侔也故引詩言精益求精之意斯字指樂好禮與驕諂不同處蓋已悟實在境地非徒在可也未若言詞間比量也夫子言其於詩言能觸處旁通悟及所未知所誦習者莫不爲身心之

助而處境之學從此益造精微可知矣時解太淺

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知人知其美也
患人不己知者

自是而不能求益往往失人患此
不患彼則志日下而賢益廣也

附解知人專就知人之美言蓋患人不己知考其心
惟知己能而不知賢於我者正自無窮患此不患
彼則理欲消長條判天淵故夫子相形言之以開
其蔽與後二章不同若謂患不知人美惡方戒其
務外又導以知人美惡上下意不相貫失夫子立
言之本旨矣張惕菴言古人在明處取士六德六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行六藝顯然易見若再有求知之心則所行皆僞
故夫子屢言不患莫己知今文章取士卻是暗處
雖有患莫己知之念其勢不能自達心地到乾淨
其說非也六德六行在心性倫常處自修不盡顯
然惟六藝較著然非本末交飭內外交修亦不能
工也古昔盛時君相師儒皆以三物自修卽以此
取人未得於身卽求知亦無由進故士多實行
後世專以詞章取士賢者亦驚於華不肖者忘身
以徇而倫紀克敦文學不足者亦棄於世若糊名
易書科舉取士雖若至公然僞爲者不少非文字

不可得人也言者心聲必其人忠孝仁義得之於身乃能卽言以知人如歐陽公之於東坡王伯厚之於文文山亦見一斑且其人果以聖賢自命則凡所言之理皆必見諸實行又何患文爲虛器無如取士者與士皆自命卑靡則品遂難定矣夫以實德取人人尙趨浮僞以虛文取人而欲其不浮華豈可得哉何今人之心地乾淨反勝古人也然此非此章正義特其言易以惑人聊附辨之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如字一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作拱。上之事曰政以其正人之不正也以德備天之道於身而推以成人成物也北辰北極之精天帝所居璇璣所會天帝無可名卽北辰以日天之主宰耳以衆星喻臣民故以北辰喻君上天以一元主宰萬物聖人以至德生成天下非無爲也以德爲之則自然化成夫子思其人而擬其象如斯

附解德者政之本也本德以爲政一人綱紀萬物而

天下景從如堯舜恭己未嘗無爲而臣鄰賢聖庶績咸熙實若無爲北極有二義日窮於南陸而夏至日窮於北陸而冬至窮極之處曰北極南極先儒所謂出地三十六度入地三十六度者也至天帝所居曰紫微斗極乃星垣至尊之所卽此章所謂北辰也先儒以紫微垣極星爲北辰殊非邵子

言無星之處爲辰甚是而張惕菴非之謬矣蓋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著然天體渾淪一元之氣無始無終有宰之者而理氣是以不窮以地勢論北爲最高無星之處元氣所會璇璣所凝太極之主至靜而含至動至一而該至紛以爲有天帝存焉者俗人之見也然有是理卽有是氣氣之所宅理之所凝未嘗無憑之者夫子不曰帝而曰辰舉其地以實其象言周天星辰經緯皆繫於此故曰共之猶人主居中馭外六合皆秉命於一人也自來言天樞者以北極中宮五星爲極星緣此星動去動來只在中宮占象者據此星以算周天星辰之遠近然乃人指此星以爲的非天恃此星以運行也夫子言北辰謂乾元理氣之主宰史記天官書言北斗七星至詳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蓋古原有是言其義甚確與此章居所之義足相發明北辰居其所而斡運周天王者建其極而平治天下其理同其象何弗同耶若以小極星爲北辰極星有五一太子二帝三庶子四后宮五天樞太子庶子后宮不足當北辰矣史記以帝爲極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一星朱子又以天樞爲極星然帝也而又有天樞且更有天皇大帝在勾陳內何耶後人立名目以占驗不盡合乎天地之真朱子亦云北辰無星緣人取旁一小星以算周天度數然則小極星不可爲北辰矣至辰字不一義五行曰五辰日月星曰三辰火爲大辰水亦曰大辰十二時曰十二辰日月所會謂之辰皆非本章辰字蓋北辰卽天帝所居周天星辰皆陰陽二氣所散布而一元之統宗必有其所天帝馭焉所以成變化而生萬物也言其氣之聚而統宗者曰北辰若專言天帝則有名而無定所於星共之義不明故夫子不曰帝而曰辰且申言之曰居其所後人紛紛誤解皆泥於傳記諸書耳如屈原言天有九重而近人以管窺之實不止此天氣輕清而上浮層疊有象自下窺之則然天豈有盡境哉張惕菴謂蒼蒼之天一動地卽翻覆癡語尤可笑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蔽斷也夫子刪詩之後而言此

以示人詩詞多有所託恐人誤解故卽駢篇之一言以盡之欲人自正其思無晦其旨也

附解詩者周先王採民風而歌至治寓懲戒而定褒貶者也東遷王政不行陳詩之典旣廢列國之詩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亦雜夫子既無力以挽卽樂府所存見聞所及取而刪之止於三百以爲勸懲垂戒之義已備於斯至周史所藏非僅十五國風已也三百篇中美者頌禱惡者諷戒多作自旁觀其自敘醜行肆無忌諱者夫子皆刪之後人誤解反謂美惡互存直書其事以戒然戒之而轉動其邪心豈聖人意哉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間詩人每託於夫婦之詞子刪詩之後所以表思無邪一語爲則蓋詩之作也其人詞意本有專屬而用之於贈答歌樂則無定解如夫子所稱匪兕匪虎蔓草偕臧及左氏所載賢士大夫所咏不一而足曷可泥哉惟詩爲樂章所繫必不可廢而衰世淫靡太多又不可不刪故夫子正其指歸如此不然而導以男女之欲乃曰思無邪也何異開門揖盜而曰毋發我笥也哉此章重在使人自正其思正思之道內外交養禮樂相維而已然豈易言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節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朱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

書曰格其非心政刑亦德禮所不廢也第無其本而專事其末則無以正人心而成善化故別而言之恥者天良自愧格則化矣非有父母斯民之心覆載生成之教豈能然乎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政刑不在德禮之外而德禮自是政刑之本此
爲春秋時發也德者人倫日用中正之事皆身體
力行禮由是生本正己者以正人卽曰政有頑不
可化者乃刑之德字外無化民之道也故曰爲政
以德因當時諸侯汲汲於正人條教號令十分精
密又設爲嚴法以糾之民畏其法苟且求免藏奸
府過上以爲己治矣而不知恥心全無一旦決裂
其禍更甚故子先指其所爲之弊後示以德禮之
實然德必自修禮由己立此豈可望諸庸庸者哉
亦存其說以告萬世而已三代以下能用政刑者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十之三四德禮化民者十無一二豈其人皆不足
有爲哉無聖人大學之教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節三十而立節四十而不

惑節五十而知天命節六十而耳順節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節夫子以身示教而言其進德如此欲人

循序以造其極也志不眩於歧途立
理不移於私欲不惑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莫能紊
蓋知之精矣天命則其根極大極而流形於品物者
一以貫之幽明胥徹矣耳順入耳而卽辨其精知所
以爲方之器喻中道也隨心而悉協乎中朱子曰不
勉而中
是也

附解道備於天體天者聖人故學者學爲聖實學以
法天也志學則一心以聖人爲期然年值幼壯氣

質物欲之擾未必盡無立則心純乎理而凡世俗所好胥莫能奪德基固矣然理者有定而無定是中之非非中之是與乎精粗大小古今萬變之紛紜錯出者辨之精而守之一必俟四十時所謂精義之候也雖然理之散殊者必有其原天地萬物何以與吾身相關而造化精微何一不卽心而具其一神兩化是一是二之故非洞徹天命何以知之此五十之所以又進於四十也耳順者人各有道愚夫愚婦不必無切要之談而百家簧鼓尤多有疑似之界神明之坐照既真而平生之研究亦至斯入於耳者釋然於心如犀之分水冰炭之不相參表裏晶瑩性體如神矣矩以方物心之所欲則不必其皆中於至善而夫子七十時則念念皆理在在皆宜與道爲化此心卽天地之心而此身卽天地之體隨心所欲無非法度學之至境有如斯也三代而下大學之道非人不傳傳者又未必得其真於是天人合一之理淆駁晦蒙此章所言半多想像而不實矣可勝歎哉朱子曰聖人此言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說最好學中自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有如是之次第夫子一一身歷而詳切示人非不
必如是遲久而姑爲學者言也要之喫緊在志尤
在立自立之後自然欲罷不能一步步到精微處
去或謂立之後亦有歇手者此非眞立也朱註各
節意氣不甚分明學者試卽愚說身體之自見若
不實力用功而第向文字索解徒增惑耳或曰聖
人若不到七十豈不猶有遺憾乎曰此問甚佳聖
人德已成矣而精益求精之志愈篤舜禹皆大聖
人也而堯舜戒之以危微盈廷吁咈未嘗謂無庸
警惕惟其聖不自聖故學日益粹至於與天地合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天

光緒十年
於豫誠堂鐫

德與日月合明使孔子不至七十未必不踰矩要
其毫髮之間未能粹然自信之處聖人必不自恕
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未必暢然滿志而云爾
也後世聰明之士不少第其志學時卽未得聖人
眞路後雖自愛自修只是彷彿依稀身心之業必
不能至不惑以上境界其大段有成亦或足以垂
芳建業矣然使上而興禮定樂下而垂範明倫蓋
未有勝任而愉快者故愚嘗言爲學之道誠心虛
心細心小心恆心苦心蓋闕一而不可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
忘違悖也言凡事無所違悖

就現成說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樊遲孔子弟子名須是時仕魯子慮懿子誤會其言語樊遲以申之禮以節文天理守禮而後

可爲大孝

附解懿子學於聖人其問孝也亦欲亢宗蓋愆子曰

無違則凡悖理之事皆免蓋就現成者言故不曰

毋而曰無也因其未能進問夫子恐其誤會故語

樊遲使相告誡禮字所包者廣孝者天理之良由

一念之動以及於萬事當乎禮卽全乎天理而無

愧於孝一毫違禮卽失其天理之正雖意欲順親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完

光緒十年
以豫誠堂鐫

而實陷親不義若僭妄之罪尤其甚焉者也三家

僭禮豈以爲非禮哉彼固謂尊其親耳豈知禮字

外無孝孝之至者順禮而已世人以非禮爲禮卽

往往以非孝爲孝夫子之言廣大而精密古今體

之者希矣樊遲仕魯與懿子密邇故因以告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懿或自薄以

貽親憂故語以父母之心動其天良朱子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

附解朱註甚明其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補義周匝而

毛西河非之過矣守身二字所該甚廣卽上章禮

字俱在其中區區無疾又不待言想武伯紉袴之
習子特警之若吾儒寡欲養心更有大焉者要在
自以其身爲聖賢義理之身則夫子之言自能體
貼入細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養親不敬

僅爲犬馬之勞非孝也。犬馬非能知養以其馴伏効力喻人子之能養此章言愛而不敬不得爲孝也。
附解包咸古註甚佳朱子棄何氏所引前說而用其

後說然擬親於犬馬語太不倫且養犬馬之養上

聲養親之養去聲朱子既讀若漾矣而又誤解何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耶晉東哲云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
之似唐李嶠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甯懷反哺豈
曰能養皆沿包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愛敬至誠由中達外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難先生尊長通稱凡弟子事先先生皆服勞奉養若無深愛僅如事先生不得云考

饌以禮具食也。
附解人子非刻刻以父母爲心必不能深愛致敬怡

然於二人之前舊說云人子纔有不愛其親之意

便有不順氣象所以色難愚謂非特此也己之心

志別有所在當父母前亦每自忘其色而不違計
及父母至於有不足於親之念而形諸色則大不
孝矣是惟平日孺慕誠篤惟知有父母而不知其
他然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極天下之事無足以
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故曰難也稱父母
爲先生人子於父母前稱弟子自古無此理此章
言敬而不愛亦不得爲孝也服勞奉養凡弟子事
尊長皆然事父母則深愛和氣自心卽有他事一
見父母便欣然藹然凡憂悶之事都忘卻了此爲
色難子夏未知此故夫子曉之言弟子事先生亦
不可例父母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表回之

不相問難如愚聽之篤而貌若愚也私謂燕閒發存

於中而見於事回也不愚言如此始爲聰明善學也

蓋體道之難也愚者患其難解不愚者又患其

難行言雖諄諄敦行有幾子故卽回以相勵

附解此章講家紛紛張惕菴又謂語氣最難體會於
是康莊化爲荆棘矣其實子言至顯說者拘泥如

愚不愚字面謂果係愚者子豈與言終日旣非愚
矣何云如愚而待退省又謂亦字是驚喜詞不是
輕可詞至張惕菴則云如愚非好字面不愚亦非

好字面以盛德容貌若愚坐實如愚以商與賜之
言詩襯醒亦足以發俱爲節外生枝不知此非空
空贊回乃爲門人言也學者莫不聰明自負然於
聖人之言罕能躬行不知學以篤實爲貴貌承心
否絕世聰明終歸無用子故言吾與回言終日其
語之煩而義之廣蓋不易領會矣回也默然聽受
無所疑問就爾時之外貌觀之殆如愚者及其既
退予省察其私居言行凡予所言向之恐其未了
然者皆實踐而闡發無餘然則回非愚者也特其
與言之時一一默識心融故不必更煩問難其不
違者亦足以發也安得盡如同也哉亦字從不違
字轉出非子有不信於回而猶待徐察始驚而喜
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曰視其所以節觀其所由節察其所安節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所以所挾持之具言語氣象大略可觀者皆是由行也核諸於行恐無實踐安

樂而能久也蓋人才不一其所成就必徵諸言貌以爲端而考其生平志行堅貞始可定之視略而觀詳朱子曰察則又加詳也焉何也廋匿也

附解朱子集註亦可但云爲善君子爲惡小人世之

顯然爲惡者原無多人惟性情度量見於言動舉
止之間者迥然各別故當視之至考核生平尤多

不合至臨利害閱歲時改茲易轍者更非一也視其言動氣象挾持大略可觀矣再觀其所行與相合否合矣再察其久而不變否則其人可定此爲觀人者言由淺而深卽晉接之間以察其平日之心迹庶不誤用小人也非徒矜明察條辨言由在意上說安在心上說殊非意卽心也如愚之說自該得朱子之言在學者玩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義理之良溫卽時習之意新指會悟貫

通者而言涵養熟而道理明然後品識兼足故可以爲人師

附解古之爲師者將以傳道非徒詞章記誦而已道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理具於心而散於萬事非內盡存養之功外殫研窮之力則心理不相洽而授受易窮品識兼歉後生何法焉夫子特爲指出自得之學故新二字均兼本末內外而言天命之性得之生初故也卽聞見所得之善亦是故窮理盡性憤樂相尋內而復性外而實踐久久表裏貫通以一理而揆度萬事得失是非曉然不移所見聞者可直決之卽所不見聞者亦以義斷之隨所疑問無不有以折衷故曰可以爲師也夫子此言固教人自得亦因世人學不足而妄爲師貽誤後人故發是語不然下

句爲贅設矣蓋師道關係名教之重世無聖師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正學不正則治術何由而復自古聖人必有聖師王季文王豈不足以教子而文師鬻熊武師尙父故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溫故知新不徒作讀書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書書非可忽也第書中之理皆吾身之理又皆天地萬物之理欲一以貫之必也內盡其性外博其識文行交修本末交養一步步循序實踐積之既久誠明合一貫通天人乃能古今事物之理無不明聖賢之書皆我有一切奇詭非道之說自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然立破此真學問也真師程也學者勉之

子曰君子不器性者萬物之原盡性則理達而義精故不器言此欲自修者必期其至用

人者勿求其全也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附解君子自然不器學必勉爲君子惟君子始能不

器安得世皆全人自修及用人者兩邊俱徹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口無擇言由其理皆

實踐行非爲言之地而言皆其行之實自人觀之則有先後耳

附解天下古今萬事萬物無一人皆親嘗之理惟恃

此性分之理足以該萬事而貫天人君子從心而

言無非實理人見其言之當也而不知其平日窮

理有素凡事實踐義理故言之親切是其所言皆其先行者也先行而後從之是夫子實指之詞先後猶言平日臨時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心理周洽比私情相附形似而實不同故辨之

附解君子民胞物與其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此心在在與民物相關是以溫良恭儉讓無處不可同羣所謂周也小人立身無堅白之操性量無含宏之實第隨處委靡依附取容同流合汙遇善者則爲所容遇惡者則爲所惑徒觀其迹亦似普遍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而實則比附而已王罕皆曰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亦說得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是也蓋古人爲學皆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道罔者不明其理殆者困而難行

附解禮樂法度聖人所垂一一實踐於身心此學也見乎外者本乎中爲其事者思其故此思也夫子當日教人祇是卽周公之法一王之制令學者踐行三千之徒皆來學禮者也若使日用事爲一切法度蕩然夫子布衣亦不能議禮考文使人向化

程朱當日以古禮教人所以來僞學之禁也知此
然後可讀全部論語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春秋禮教漸毀事雜言靡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

常之道皆爲異端斯害也已兼害己害人言

附解道一而已天地人同此一性性在天爲太極在

人爲仁義仁義之粹含一太極也其發於外而爲
萬事萬物之理千變萬化不離乎中惟存養天命
之性研窮萬物之理馴至乎中和在抱萬善同歸
然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此非可以空言曉也夫
子時聖王已遠禮教衰微學者多人於歧僻故云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美

光緒十年

唯豫誠堂鐫

然厥後百家騰躍異說紛紜夫子刪訂以存聖蹟
講學以留真傳而處士橫議降而愈熾孟子闢楊
墨言仁義孔道以明然秦坑漢劍禮教遂衰孔孟
誠身之學僅賴文字以傳而一二有志之士或緣
偏見轉晦全體加之奇袤之說逞其謬妄益以支
離則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人人言之未
必人人能真知之矣夫道不過倫常倫常之理千
變萬化必本於心心有人心道心之分道心性也
人心情也純乎道心而無人心必由克己復禮明
善誠身自漢以來儒者疊興各有發明罕幾聖人

之詣者故其維世之心雖切而言道之旨未精今將避非薄前人之嫌而令聖賢心學不明於世其誤將來更有不可勝言者試詳論之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始於昌黎然僧道之徒可闢老佛不可闢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中正之言子贊之曰猶龍又曰吾師未嘗有一毫非議也而後世一切法術怪誕皆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耶佛本西域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天憐其地之赤子無人化導淪於禽獸特生瞿曇氏以化之其人天姿高明生於貴胄獨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賢之道也民雖夷人天良不殊感而好善者多數千年後尙沿其教調馴可治惜佛沒後更無聖賢繼而教化之不能如中國黃炎譽摯接續以肇文明是宇宙之大憾也而竝佛化民之功沒之可乎哉後儒斥佛老不過曰廢人倫然攷佛本天竺國刹利王子娶妻曰耶輪陀生子曰摩睺羅十九歲於檀特山中學道靜養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又四十九年卒未嘗棄人倫也番僧出家佛之前已有此俗至佛死後其民自以戒定不如佛多出

家學道如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然非佛本意也
中國相沿出家由秦漢而後井地壞窮民多以寺
宇收養鰥寡孤獨非以出家爲賢也愚民不察從
而效之又經多妄造竝撰許多神異意欲尊佛反
致不近人情其於老子也亦然老子與吾子言禮
記家語史記所載無非道者後世妄爲神仙之說
雜以方技之流奇幻詭秘皆託於老子於是人悉
目老子爲異端矣老子長年博學人莫識其爲聖
人之流而第以其遐年謂有神怪不知長年古人
常事李根陳元裝尙七百歲何疑於老子太史公
作老子傳詳其子孫以明老子非無稽之人夫子
與之游稱爲猶龍蓋易傳稱龍德而隱之意後人
以爐火黃白等妄說皆託於老子而謂爲異端老
子曷嘗有是虞廷十六字爲聖學淵源莊子載老
子告孔子之言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出乎地實十六字所本也何者天地以至
陰至陽產萬物而人得其秀靈陽性本於天而陰
質滯之陰命根於地而陽精寓焉性命者天地之
華而性情者陰陽之變其在先天性命各正太和
保合陰陽之純全者不見其分其在後天性情駁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雜理欲易淆陰陽之互宅者難返於一故人心道
心一心也而有微危之分危者陰之流微者陽之
粹也惟精則必別其陽中之陰惟一則必守其陰
中之陽陰陽變化由於天地之交精一不違合乎
天地之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夫陰陽之變化無窮而天命之不二者
爲性性者太極又陰陽之所統含也陰中更有陰
陽中更有陽至陰至陽則性命之本而造化之機
肅肅赫赫狀其象而名其精天元地黃之始也若
夫本天本地卽互爲其根之義而天地之生成人
心之體用靡不全具於中是四言者實心性之根
原天人合一之妙旨故夫子歎其猶龍易卦惟乾
象爲龍以况聖人之德而老子如之其德可不謂
至乎其爲世詎病因道德五千言文義罕知而學
老子者又偏於一端是以儒者因流而咎其始亦
如古來薰心名利違棄禮法之儒言語文字非不
燦然可觀科第功名亦復儼然達者然內而心性
克復之功未踐外而日用倫常之德不修以是爲
夫子之門人豈夫子之過哉是故老佛不外一性
聖人本無二心僧羽之流愈傳愈謬則誠異端矣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完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欲使天下無憎道之徒必盈天地間無一夫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明其性而後可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五性五倫之外無大道卽技藝百家有益於民生日用者猶形下之正也惟害理蔑紀惑世誣民及怪妄不經之類則異端也邢昺謂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亦非諸子百家亦有可取者特必以聖人中正之道爲權衡耳

子曰由

句 誨女

句 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呼其名而告之言所誨女者知之否乎知之真則力行之爲真知不知者闕疑以待問爲

不知是求知之道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卑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附解知行不可偏廢子路勇於行求知之功猛轉恐知之分量未精故呼之曰由吾平昔誨女之理可知之乎見之明而信之真者卽爲知之安而行之可無遺憾矣其理之似而辨未真者卽爲不知徐而察之不必欲速也如此則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功可徐徐漸進是卽求知之方也蓋恐其稍以疑似相安故慰勉之誨女二字讀斷章意甚明子路聞過則喜惟恐有聞非強不知以爲知者前人誤解不知句竟無着落是知也句是也二字神氣亦輕明者當自辨之

子張學于祿

子張陳人姓顓孫名師鄭氏曰于求也祿祿位也學以為己而子張欲修飾也

求聞達則言行皆偽矣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包氏曰尤過也殆危也聞見所以資言行也疑殆不關則妄信妄從信矣而又必慎其餘不敢自是故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足己而無待於外實有見知之理也周制鄉舉里選舍此無由進身夫子於子張不責其于祿而但勉其言行無尤悔

附解古之求士者以實行春秋禮教雖衰然選舉之法猶在子張服習聖教美言修行以為異日出身

加民之具是其心為祿而學不知君子修己宜嚴

豈因祿仕而勉尤悔俱無出可無愧於鼎養處亦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自得其文繡以是為祿在其中矣聞於人者多虛

疑則闕而信者亦不敢盡言以傷厚或觸忌諱或

涉菲薄尤以之生如是則寡尤也得諸見者多實

殆則闕而安者亦不敢徑遂以貽誤時勢不宜義

理不精悔以之出如是則寡悔也言行皆當問諸

心而愧怍胥忘問諸人而人情胥協學至於此自

可動君相之敬求即不幸不遇而夷險自適物望

攸歸亦未有終身窮餓之理故曰祿在其中蓋當

時士之進身上之求士尚以禮義子張所學不差

但立念不正子故不深責之但示以反身自修果

能至尤悔俱無干祿之念亦不期而自化矣此聖人之善誘也後世文字求士糊名易書暗中摸索先儒每病之以爲不能得真才然言者心聲使學者平日果能以義理束身從事大學之道而又博乎詩書事物之蹟一一返求諸己馴至乎文行兼修則應舉登科不必定與時違而此中有浩然之氣天爵人爵相因而來未始不可爲聖賢也王陽明云近世文字學者之羔雁蓋王制所在卽吾儒禮法所宜遵第當從事於本不以得失爲榮辱果其身心克修應舉可不應舉亦可若必區區反古薄視科名豈不聞夫子三月無君則皇皇乎特束髮受書卽志科名毫不思聖賢自命則父師之道及自志之汙不堪言耳要之後世爲賢聖較古尤難要在有志者之自勉而已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憤已無權求服民之道子告之如此則人心轉

而事權歸矣
不枉道曰直

附解此夫子救魯妙用人少拈出當時哀公孤立於上而問何爲則民服計窮之詞也不知三家專權乃積重之勢使然非其平日賢能爲用固結民心

也其腹心爪牙皆趨走之流無遠大之略民之附
之不過因公田盡入私家祿養不給故小人阿附
幸公臣尙由己選用且三家專橫懷才抱德之士
久鬱於下公果能舉直錯枉則道德之儒彙進於
朝既有以副民望且衆賢贊襄必有謀國大計振
衰剔弊民心翕應幹濟多方三子雖有權勢不能
禁也此夫子因時挽救妙用就哀公所能者告之
惜乎公不盡究其故徒託空言也不曰賢不肖而
曰直枉正爲賢者不阿權門宵小枉徇私室故舉
錯卽迴民心而張國勢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桓子卒而季氏始
衰康子之問其意

在於自強夫子告之皆克己之事莊謂正己正人孝
則循禮慈則仁民舉善教不能則攬權植黨之念消
而公忠勸懲之義明爲季孫
謀安國保家莫切於此矣

附解季氏不臣民之不敬忠也亦固其所且本無以

作則而何勸之有桓子以前尙能以虛文虛意要

結民心權威震疊百姓迨後家臣屢叛宇下離心

此康子所以切切而問也夫子教之以克己自盡

公忠於國卽善全其家非泛泛云然莊字僅作容

貌端嚴解特外之文耳子告以正己正人凡一切

言動自該其中至孝之一字在季氏爲尤難若以
保家承先爲孝平桓不足法矣子意蓋言承先人
之美而蓋其愆毋或隕越乃康子當爲之孝慈以
逮下有許多教養安全意在故民忠與大學孝慈
及國之義微有不同善者民之望不能者上之責
舉教則相勸勉此皆夫子對症要藥不然似泛論
迂言否則反若爲季孫謀主強宗而抗國矣前人
解書多好爲大方不屑按時切事致使聖人有迂
闊之疑不可不辨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節

子曰書云

句

孝乎惟孝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器

光緒十年
從豫誠堂鐫

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陽虎

孔子不仕或以魯亂非孔子不正故諷以爲政夫
子遜詞對之引書竄易其句讀孝乎惟孝包氏曰美
大孝之詞猶漢言肆乎肆也惟孝則友于兄弟施於
國政是正家卽是爲政奚必定正一國謙詞亦權詞
非譏魯也然是時夫子已孤而兄子孟皮尙
存蓋亦自言其實事而有事兄未能之意

附解時解援穀梁昭公不得正終定公不得正始子

故不仕大謬果爲定公不正何以後又事之蓋是

時陽虎專季之政實專魯國之政子將於誰仕哉

或人以夫子有可以已亂之方又有忠愛之心故

一 來勸駕其不曰仕而曰爲政知子非苟求祿者比

也意謂魯亂如斯非子無以正之而不爲政平日

忠愛之懷安在故子引書以釋之言爲忠必本於
孝謙言尙無以爲政於家不敢言爲政於國也書
本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夫子引之而
變易其句讀古人引用經語往往如此卽此書引
書有三無不竄易者高宗諒陰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至如子小子履雖有周親所
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則竟不用書云毛大
可曰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
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卽宋張齊賢
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句太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平御覽引論語文亦有孝乎惟孝作句夫子此言
蓋謙詞也而意實避桓子之難因難與或人顯言
故據理以應之非有意含諷自許之詞也然魯之
亂由季孫不忠於國故無以自正其家未嘗不關
照裏許特子意本不如此耳後人因註定公初年
孔子不仕二句牽強附和求魯事以証之又覺書
云孝乎句突然無根不得不卽定公以實之不知
定公果不可仕後何以又仕哉聖人卽救時心切
必不苟進此意亦難自明奚其句作何必居位乃
爲爲政解亦涉矜夸且於其字不順厥後桓子以

君命召子子乃爲中都宰司寇攝行相事以君命
仕非爲桓子仕也此章與定公毫無干涉不可曲
爲附會施于有政指國政蓋子引書言而下又以
己意斷之朱子或問駁范氏家政之說而集註又
如此解當從或問蓋亦白文自然之語勢非必反
前人也曰然則定公不得正始之說非乎曰是也
是則何以子之不仕非此曰昭公卒於外公衍公
爲旣畏季氏不敢入若定公不立魯無主矣但定
公立後若能討季孫之罪如叔孫婁討豎牛則正
始矣而不能然當時諸侯各君其國非若後世夫
子爲魯人不仕魯而奚仕但是時陽虎專魯魯君
臣未知孔子子何由仕或人欲夫子仕不知枉
己不能正人因此意或人所弗解故權詞應之時
解作隱諷魯事谿刻之言臣子不出况聖人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

大車牛車輓輓端持衡者小車騶馬車軌輓端上曲鉤衡者車馬所以合而有功者輓軌也人物所以合而有功者信也非是則不可行爲無信而自以爲可者發

附解此爲淺人指點卽輓軌之易見者警之人自當

信豈爲行而然然使不信而猶可行則無信者喪

其良而可以欺世尙無怪其習於詐僞而如不可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吳

光緒十年
秋豫誠堂鐫

行何耶蓋無信者未有不窮而窮矣不改其詐舉世相習爲欺子特以不可何以行作棒喝之詞欲其急省悟也轅端橫木爲衡軛乃持衡者大車載重歧衡與小車異小車惟中央一轅橫一木於轅頭而縛軛着此橫木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軛裏使牽之不脫也然古車與今小異今車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軛兩頭著兩轅古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軛縛着橫木以駕牛脰也今之一馬牽車軛者猶如此不行則無用此車不信則無以爲人極鞭策語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學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意求前知而子告以禮經天地已往可證將來三代異唐虞矣然其所因者禮卽所損益皆以維禮已然者胥可知矣其或能以禮繼周而不變雖百世可知蓋言天地有常經而人事無常道乃有難知之事欲人以禮定天經而持世運也禮馬氏曰三綱五常是也

附解張惕菴本何義門斥時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夫子以理之說過矣據義門云世變無窮治道難以預定將欲定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乎如此方是才高意廣人口氣夫定百王之大法此後世尊孔子語然孔子沒後三百餘年而道始著當時歎鳳

嗟麟自傷不用退與諸子講學爲樂卽刪訂之事亦止是講授之時去彼取此門人後遂奉爲成書今所傳多夫子師弟問答語當時僅一堂之事授業之常耳曷嘗卽思定百王之大法夫子將沒尙歎天下莫宗豈知後世普天同戴乎子不能預知己之後事而子張遽求定百王之法眞妄矣蓋其意以爲夫子德臻神化必能知來此亦常問不得爲荒唐子言天下無難知之事特人之承天地者多妄耳蓋天地有常經而聖人法之以定爲治具古聖迭興而三代承之皆以禮經世不能別有奇猷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以禮爲繼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已往者皆可考而知也其或有繼周而王者亦能如周之繼殷則其所損益亦可以知由是以推百世皆可知也特恐人事反常不以禮存先王之法則非我所能知蓋人事之變不得以爲學術之窮也語意是言以禮則可知不以禮則不可知不可知者正深於知也蓋天地祇此常理故人有常道反常悖禮百怪叢生謂爲天運不測豈知人道未盡哉此子告子張深妙語時解尙隔一層禮字馬氏朱子已詳識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緯術數皆前知小術聖人以盡性盡倫爲主而天變弭風雷格不奇而奇術學斤斤億中不顧義理則多妖妄且罹於禍也抑術數之興弊由神仙之說三代上無神仙之名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天神皆不能違此何人哉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二說者言神仙者豈復過是然聖人固不離乎日用倫常以爲功所謂天弗違者天卽理也聖人理極於精天不能違理卽不能違聖而豈聖人高於天哉史記引方士之說乃有神仙之名阮蒼始爲之圖劉向始爲之傳而班固遂列於九流其故由聖人大學之道無有造其微者而偶見夫冥棲之士或以術數偶中或者脫然塵埃又或詭怪變化俱疑爲仙而且以前知爲貴不知聖人無不通術數者然不貴前知夫子謂子貢不幸多言而中卽老子亦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蓋人心變化不常一念人禽禍福攸分聖人止教人誠意正心誠正之至而神天可通萬變可弭此自古聖神忠孝所以長存而聖賢之學所以卽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神仙也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雖極言無仙而求
仙之意終在知聖賢卽神仙則但爲聖賢而神仙
之術已得此古今不易之理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奈人不察以爲聖賢自聖賢神仙自神仙究之仙
不可見而聖賢之學日微故不得不亟辨之也其
或繼周仍謂以禮繼周者非舍禮尙可以知蓋禮
者天經地義人人守禮宇宙自無奇怪此聖人立
言之意也四子書禮字有數解對仁義智信而言
一端也克己復禮全體也禮云禮云與樂對舉威
儀度數節文也孟子曰節文斯二者專言孝弟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序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中庸禮所生也道之經緯也以上言各有指義各
有重不可一概而混然其實一也蓋道一而已一
者何理而已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流爲五行散
爲萬物各有其宜無過不及此卽天地之禮人秉
天地之正理而生能盡其性則正己正人事事物
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之禮也王者法天其
心果如天地生成之心其道果如天地功用之宜
則推暨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卽禮之大功用
堯舜三代之盛如斯卽夫子此章所謂禮也後世
刑名法術一切繁興而禮陶樂淑竟無人實踐於

是舍民義而求奇術反以前知爲貴子張此問關係甚大惜人仍不詳察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鬼人鬼祀及非

族若鍾巫煬宮之類矯祭與無勇並稱爲廢義而媚禱者發也

附解此章是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反面人多誤會蓋古禮天神地示人鬼名義祀法各殊凡聖神忠孝德盛者爲神其次爲示具有未盡之靈而無義理之性則鬼而已故曰鬼者陰之靈此章以鬼該神蓋因春秋祭典淆亂民義不修往往不自省心禠躬而妄以淫昏之祭求福子故戒之若夫天地山川社稷以及有功德於民如祭典所言者則國家民生報祀古有常制禮必虔恭特不可逾分耳夫子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爲造化司爲民生福固不容以非鬼目之豈得云祖宗之外皆非其鬼哉第鬼神之所憑依者在德德不足而妄思福利遂祭及非鬼如旅泰山祀煬宮之類不特無益而且罹災若君子畏天命謹危微以神明之相在惕方寸之縱情固不可以此言例明者

審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八佾第三 九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音佾

逸○魯僭天子禮樂三家出於桓公因僭之於家廟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武王克商舞以象功其義詳見樂記季氏居然為之不臣甚矣忍昧良而干紀也

附解魯之僭起於惠公謂成王賜而伯禽受之者非

也成王伯禽賢者必不為之明堂位所言雜用前

代天子之禮樂與周天子迥不同蓋成王特以寵

異周公魯後世竝用之於諸廟至下及三家僭妄

甚矣此章專論佾舞刺季氏不臣之心樂記孔子

告賓牟賈言舞之義至詳蓋武王克商之事全在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垂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於此季氏居然僭於私庭其目無君上何等故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謝上蔡曰君子於其所不當

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則雖弑父

與君亦為真說得子意透若非夫子攝相墮都出

甲魯君之為庶人久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廟室前半庭後半寢正廟曰堂歌在堂而舞在庭馬氏曰三家仲孫

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朱子曰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

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也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何取於此義而歌之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方攷

翰曰前章怒罵此章嘻笑是也

附解魯僭天子禮樂非有他意不過炫美俗見三家
因桓公故亦僭之不知顧名思義禮制無一可假
子卽歌雍一事喝破其愚張惕菴謂二章皆發於
攝相時非也夫子攝相僅三月未必恰值三家祭
祀之時如值其時子旣攝相則行相事可以禁之
矣豈徒私議及面斥其非徒使三家切齒乎此蓋
夫子未爲司寇司空時私與門人言之君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然師弟私言如家庭詔示非訕議
朝政之比不然魯大夫練而祥夫子且無顯斥三
家之禮何況此等至今日天下後世皆知其事其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實當時僅一家之私言耳夫子一攝相便墮三都
出藏甲使久於其位此等事必革之惜乎其不久
也後儒此等處不得其實故有草茅而議朝政致
禍士林立朝而訕同列徒取殺身者學者最當審
之凡論語記子謂三桓謂臧孫等事皆與門人私
言不可以子爲擅議朝政臧否人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者天性
之良禮樂

節文和暢之不仁則無天理何能
行禮樂哉如之何者自窮之詞也

附解仁卽天命之性也以其爲生生理氣所含如果
實之有仁故曰仁止此天理之良由愛親敬長以

至於百爲處處真切事事合宜便是仁便是義禮以節其太過樂以致其和洽若不仁則天良已喪五倫之地皆不致愛致敬徒言威儀周旋琴瑟鐘鼓又何取焉春秋時禮崩樂壞誠意正心之功不講實踐倫常之道不行徒知循習舊文修飾禮樂以爲觀美故夫子言此曰如禮樂何言不仁則非人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禮樂何哉後世禮樂不與非無睿智首出之人正緣心性倫紀根本不端禮樂直是無從做起若漢高祖唐太宗父子夫婦之間多有慙德其治術雜霸亦何足怪秦隋又不足言矣使人皆知仁爲禮樂之原盡性敦倫亦何慮致中致和之難哉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書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林放魯人字子邱當時尙煩文而無實意林放

疑之子故嘉其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維世之大志禮所以達其心之誠奢則徒爲觀美儉猶易去聲○禮所以達其心之誠奢則徒爲觀美儉猶存古樸之心以是明本之意下卽喪禮尙哀以明甯儉之義見禮之本乃人心天良之自然易習於儀也

附解林放見世煩文太甚有乖中正而問禮之本蓋有救世之志子故大之言禮始於質樸以今之行禮者而較之與其奢而失中甯儉而存古樸何也禮本所以達人心之誠不誠而尙虛文何取焉如

喪禮至多然所以委曲繁重者因哀痛之良不能
愬然故以禮致其情耳若但習其儀文而無哀戚
之誠便爲無本凡禮甯儉亦謂其有質實之意非
取其陋也語意是於禮之中特舉喪禮一事以釋
上文甯儉之義王宰皆甚得其解時解作兩平者
非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無通。夷夏

子慨當時無君之流而
非謂夷不應優於夏

附解天地運會以漸而開輿圖亦以漸而廣唐虞三

代區中夏以定規模而險遠荒僻者聽其君長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自爲治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然地有華夷人無

二心勾吳化本泰伯朝鮮教由箕子今之江浙川

廣雲貴甘閩周時皆齒蠻荒故夫夷夏之分視乎

心理之是非而不在疆域之中外周衰僭亂無君

夫子歎其反不如夷狄夫夷狄亦人也同得天地

之理卽皆可爲聖賢故夫子曰何陋之有孟子以

舜文爲東夷西夷六合之遙人類不一而天命之

性同則其間聖賢亦不乏特人不知天地之大與

彼蒼愛人之心拘於聞見若外裔遂無聖賢也豈

非陋而闇哉特外域罕有聖人接踵故禮教不如

中華之備耳春秋邾子能知官禮戎子能屈范宣
非無賢者亦見一斑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擯自用盛陳兵衛以祀泰山如後世登禪之意春秋

傳曰卿行旅從彼蓋以爲固然也不知泰山靈神豈受非禮與林放者疾季氏之矯誣也

附解旅祭名從示旅從方二字迥異傳寫錯誤旅祿

多混爲一實則凡祭祀皆從祿外此從旅不可混

也季氏久擅魯權並祭泰山亦僭之或魯君使其

代已而因夸大其事以師旅從如後世禪梁父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奚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意鋪張儀文以僭妄爲得意子故歎之冉子蓋嘗

諫止而不從故子問之對曰不能則以諫而不從

故子亦無責焉特太息於季氏之愚妄求福耳林

放疾煩文而求禮之本泰山豈務煩文而受非禮

之祭故以相形若第以爲僭祭則林放句殊難融

洽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爭者血氣之私君子性定而情怡

順理同仁爭於何有射以觀德勝負本於內

養志士所奮也然勝不自矜負不尤人揖讓雍容如
此有何爭哉夫子言此以明世本無可爭之事君子
必無或爭之心也揖讓而
升而下而飲詳見附解

附解道德本於性生當仁不讓非爭也本非不足而何與於人外此榮辱是非一切世故與性分無相關者平其心以處之順其理以應之而何爭哉奈世人私常勝理不爭天人於一心而爭得失於身外故子言此射者古人所重比禮比樂內正外直非實有涵養之學者不能下人則德不足矣此事之可恥而宜爭者故曰必也射乎然勝負相勗一以揖讓行之蓋不敢以賢智先人亦不以相形嫌怨較勝之事尙然更何事容其爭哉言外慨歎世人不少射必有耦耦皆立於堂下阼階之東南隅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西向俟司射誘射訖上耦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又北面揖然後升堂是揖讓而升也升堂南面當遂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上射下射各發四矢中必取算故曰坐而獲中必擊鼓擊鼓必揚旗故曰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卒射北面揖上射先降下射少右從之下階揖適次揖釋弓脫決拾反位是揖讓而下也自是次耦三耦皆揖而升降如上耦三耦射畢司射乃請射於公公射訖司射乃舉算北面告於公左勝則曰左賢於右若干純右勝

亦如之左右鈞則曰左右鈞司射命設豐於西楹
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袒決執張
弓將上堂復射也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手
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始升時及階勝者
先登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卒觶坐
奠於豐下興揖先降適次釋弓反位是揖讓而飲
也射訖徹豐觶祭侯其祝文曰惟若甯侯毋若女
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
曾孫諸侯百福諸侯祝文無傳司射請復射三耦
射如初視算設豐又如初飲不勝亦如初乃留賓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妾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燕相勸酬無算爵無算樂宵則繼以燭賓醉降階

奏陔夏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於國 射在太學 太學在郊

奏鷺夏此大射之禮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朱子曰此逸詩也倩盼笑與目之美貌素粉白絢飾也古人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而成文詩言有此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如繪事之文由素而成子夏疑其以純素爲絢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考工記曰繪續衆色而後以素分布成文若無素則雖衆色無以成文猶人無美質雖絢飾難以觀也此正解詩人之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先王情而爲之節文曰禮禮後起者也然非禮則無以節性而成德如素雖後施實采色之所賴以成起子發

己所未及可與言
詩能通詩之意

附解全章皆論詩子以一言蔽詩曰思無邪子夏因
詩言人美質而悟及禮此可爲思無邪之法也漢
儒謂卽碩人詩朱子不從以爲逸詩是也惟解考
工記非本旨毛大可辨之而其解此章亦不貫今
正之虞書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蓋衣物五色
之地皆可作繪就其五色之地先施衆采後加粉
素分布其間鄭康成曰爲其易漬汗故後施也禮
以節文在性情之後而實人之所賴以立正如白

采後施實絢之所以成若以爲白受采意然繪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後素係考工記語詩人借喻子仍卽繪事解之不
宜另解或謂夫子時無考工記不可以之爲據然
繪畫自有成法繪事後素子實指其事以明之卽
無考工記繪事本是如此如謂白始受采他色卽
不可繪則不能通甘受和白受采又別一意不可
牽混故漢晉諸儒俱不從禮器所言立說以繪事
成法非可假借也且繪事二字通指繪事非專以
白受采言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夏尙忠
殷尙質

周監二代而損益之雖曰尙文未嘗過中也周末文勝迥非周初之制此時救弊又當忠質子故慨想夏殷之禮而歎空言無補武王克商封禹後東樓公於杞封湯後微子放於宋世守祖制備後王採擇至公之心也而子孫不能繼文書籍獻賢人也

附解此章向來作思慕夏殷之禮一似夫子不滿志

於周制者然故監二代章及有宋存焉等處俱誤

解而文武周公且若有遺憾焉謬甚矣聖人立法

惟其時中法積久而必敝惟聖人能折衷之夏商

忠質周去其太甚文其不及適得乎中因對忠質

而言故曰文非過中之文也春秋時太務於文全

無忠質之意子故言此蓋欲以忠質之意救其浮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卒 光緒十年 是豫誠堂鐫

薄而一介布衣誰信其言是以歎杞宋之衰而慨

為東周之志虛慰耳非徒為夏殷惋惜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大祭曰禘時

祭亦曰禘成王思周公之勤勞命魯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蓋用殷禮以齒公於賓王非許其

追祭文王也其後僭及王禮移於羣廟此章則時祭

之禘歎其誠敬之衰也若僭禮之事雖久於敬豈祭

觀哉灌求神之始王酌圭瓚獻尸尸受以灌地為二獻自

神為一獻后以圭瓚獻尸尸亦受以灌地為二獻自

後乃二獻腥五獻 熟合之為九獻
附解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裸即灌也盥而酌酒獻尸尸以酒灌地求神於陰其禮最重鬱人掌裸器凡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

禘王濯之陳之以贊禘事詔禘將之儀與其早宴之節凡灌事用概尊亦用斝彝黃彝郊特牲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用圭璋用玉氣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蓋君先灌尸尸後灌神故前人有灌尸灌神二說灌禮畢後乃二獻腥五獻熟食之爲九獻子言魯人灌後不敬非謂其僭禮詳見下章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大祭也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惟天子繼天立極淵源至厚

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配天享之知其說者此心與帝謂相通而萬物聯爲一體所以裁成輔相者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空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必誠且切矣故曰天下如示諸掌但此非淺識可知而魯僭禘禮一切儀典紊淆又或人所目見夫子難以斥言則不得不遜其詞也

附解禘祫千古聚訟愚厯考前人各有得失此二章

尤多誤解至張惕菴始分時祭大祭可謂卓識然以魯爲竟未僭禘禮猶失之疎今折衷註疏諸家及歷代先儒所言而斷以禮經辨之如左禘祫一事也取其合羣廟之主以祭始祖曰祫取其帝祭制始帝舜又審諦也曰禘四時之祭春曰禘夏曰禘以陽老於巳爲帝德大王之時故也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諸儒皆不得其義今據本文直解之天子諸侯皆有禘祭但非王者合祭以享其始祖所自出不得云禘蓋禘者帝也惟天子爲能享帝故其合羣廟之主於始祖而追祀其所自出名曰禘至諸侯亦得禘祭及其太祖但不得祀始祖所自出而名爲禘不特諸侯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于以下于上之詞大夫本不當有禘祭而以君命特行之故曰于禘也周公之封於魯猶乎諸侯有禘無禘公既沒而成王追思之令魯公季夏六月以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空

光緒十年
秋豫誠堂鐫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日禘夏曰禘夫子所謂禘嘗之義者也今就時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於白馬賓王而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違於正也傳世既久魯之子孫以其爲天子特賜遂不遵季夏之常期燕享時祭概用盛禮以爲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蓋他國無此鉅典春秋所記吉禘時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爲追祀文王也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郊祭先儒亦未能晰今亦就夫子之言釋之朱子曰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其實非郊天而以稷配也蓋農爲民天而稷始其事周之王也旣以棄爲始祖而又去厲山氏之享以棄代之稷穀神也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生民之詩歷陳其祖穡事之勞而終之以上帝居歆蓋言粒食之隆育人而享天地其香始升肇祀實爲后稷是所以不祀勾農而祀后稷之故且令天下皆祀后稷以此爲功德配天云耳呂覽云惠公請郊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之蓋二王之後得祭天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地三辰

見國語

惠公以魯旣蒙成王之恩用殷禮以

祀周公竝郊望之禮亦僭如二王之儀非成王賜而伯禽受也故夫子言郊禘非禮而下卽曰杞之一郊也云云言杞宋爲禹契之後周特崇以賓禮周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僭用之郊非燔柴泰壇之郊而彷彿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其禮於郊壇之祀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乃誇耀其祖爲稷神比於皇天后土之尊鄙人之見也家語夫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諸儒何不審之其僭禘也非祀其始祖所自出之文王

乃盛其儀文以爲榮且一切時祭皆冒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祖宗父母身所自出神者造化之靈如在至誠通而理氣合一

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誠敬自達非爲文也不與祭而代以他人

誠禮均夫子無是事以戒人也

附解首節兩層蟬聯說下記者言子至誠貫乎幽明

凡祭先人則如在然不特先人也卽祭神亦如在

蓋子孫祖父猶曰一氣易孚也神則較爲疎遠不

知聖人誠與天通此心此理造化同符神明者造

化之迹平日一氣相通臨時誠敬感格故亦如在

次節引子之言非子嘗不祭而令他人代也蓋當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畜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時祀典不修往往委人代祭子故言此以見當祭

而不與祭則雖有誠敬亦爲虛言蓋文以將誠誠

必盡禮豈有空云誠敬而禮顧闕如可以爲祭者

哉引此乃截斷世俗後路令上節倍有精神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氏曰王孫賈衛大夫夫奧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

欲使孔子求眊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奧廟室之奧也古人五祀皆於廟與虛位故以喻君五祀必

賴竈以成羞品以喻當權用事賈以爲衛君徒擁虛位調夫子就己其欺天昧禮甚矣子故折之主宰理

者天也

附解古人五祀通乎上下爾雅室西南隅爲奧謂凡

室耳上室下室皆有奧竝非祭所惟廟室之奧可
以行祭然其設主不盡在奧如祭戶設主在廟室
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
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
西然室重廟廟尊奧五祀皆必於廟則廟尊而奧
則廟之尊處故賈以喻君也五祀皆必藉竈以成
馨香喻凡事皆必藉賈而成其藐視人主欲人媚
己無忌憚之至矣子故力折之而斥以獲罪於天
不但非其媚之一言也天者理之主宰指蒼蒼者
言與奧竈對針詩不云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難忱斯自古聖賢敬天必循理理造乎精卽天心
來格常人蔑理而以天爲無憑是與於小人之尤
者也毛西河辨居室之奧不可行祭是也而所以
媚奧之指未明儀禮少牢將祭司宮筵未明於奧
一 正指廟室中奧而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周監二代而

尙文文者對忠質言實則適如乎中而已周末
文勝子言周禮郁郁乎文無可增者以救時弊

附解聖人因時立法不外乎中周之尙文乃監二代

而損益得中對忠質言則爲文春秋更增煩文大
失禮意子故言我周監於二代定爲禮制郁郁乎

文哉已爲盡善矣又何必更求觀美時解誤解遂
覺夫子不得已而從周大謬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句禮也大音泰邾側留反○

濯謂夫子始仕先期入廟而問是也也是指問而言禮
也言不知而問乃禮之當然不敢忽也大廟魯周公
廟邾今山東兗州府鄆縣

附解周公廟曰大廟本公羊六代禮樂備焉子入而
一一詳究真細心敬慎處或人鄙見以問爲不知

禮不知知而猶問者恐義更有其精也不知而必
問乃窮理之要功也或人以子爲不知禮原可無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辨而使天下以問爲恥則子所深憂故曰是禮也
言我固非知禮然今之問乃理所當然不敢忽也

一非自言己即知禮須善體會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主皮主於必中

質力射也禮射不爾蓋古者射以觀德志正體直比
禮比樂以養其莊敬和平亦以裕材技力不可以
同科德無妨於一致周初道藝合而風俗淳由此道
也周衰兵爭以力爲奇則陶淑之微權遂隱子故思

古而歎之

附解射本武事周官鄉大夫之職以五物詢衆庶三

曰主皮非不以主皮爲尙也禮射則不主皮蓋主

皮雖一長技但力不同科先王教人習射正其志

直其體熟習於禮樂中和之文非但取其材技故
大射燕射賓射不必拘拘主皮春秋兵爭尙力而
不尙德凡射皆主皮蓋禮樂之意全亡非先王教
射之本旨矣子故歎之朱子謂射其初只是講武
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太說倒了凡射心正而後體
正發必中毅者其心志必正其容體必肅而又常
習之乃能百發百中况節之以禮樂其容體必合
豈易言之故聖王以此造就人材若不中禮樂不
足言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禮去上聲告古篤反○古者天子季冬頒朔於諸侯
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餼羊朝廟請時行之曰
告朔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政曰視朔魯當時久不告
朔而餼羊猶存有司或藉以擾民故子貢欲去之非
惜費也子欲存羊以存禮侵漁婪索之小
害可以法禁耳且安知禮遂不可復興哉

附解古無時憲書諸侯各君其國政令自主惟大事
天子頒行盛時則民事天子亦於今歲命人擬定
頒之諸侯每月當作何事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
於廟告而受行之曰告朔亦謂之告月人君卽以
此日視朝聽此月之政故又曰視朔聽朔其祭於
廟也則曰朝廟朝享在歲首則曰朝正蓋敬天時
尊王命敬祖考重民事至盛典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春秋四譏之自後相沿遂以不告爲常而告朔之羊猶在故夫子惜之告朔視朔兩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禮當然之則時人不能事君而反以禮爲諂故

子數之

附解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朱子從黃氏祖舜說貼孔子說蓋謂非夫子不能

盡事君之禮耳然事君之禮至多卽一言一行恭

敬盡職亦是禮夫子言大義不明有事君盡禮者

反以爲諂也是歎人心反常不是自明其盡禮黃

氏字繼道宋福州福清人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癸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此問蓋攝相之時定公嘗與季氏微服往觀女樂其君臣之狎玩可知以

禮正身率下以忠匡正竭誠聖人因人而發似寬實切非泛泛公言也

附解以禮以忠自是千古君臣大義然離禮又何以

爲忠不忠又安能以禮特各以其重言之耳聖人

語悉天理可以四通八達而當其問答時自是因

人而言定公爲意如所立德之故其子斯公亦與

狎卽同觀女樂一事可見時解反以區區對針爲

拘誤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周公

制作以關雎爲房中之樂欲民正身外以端本原樂
哀淫傷皆以其音節言也文王正身齊家誓御之輩
皆有中正和平之意世衰道微不知端本閨門子
故表以爲法欲人審音味理平其性情之戾也

附解關雎之說不一申公轅固生韓嬰皆云周道衰
而關雎作杜元凱謂康王之后佩玉宴起關雎歎
之揚雄云關雎傷始亂毛傳以爲后妃思淑女以
配君子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后
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理萬
物之宜朱子本之以爲宮人作其說始定宮人以
非淑女不能配君子慮其不得思賢之誠若有傷
者故曰哀然恐失此有德非爲燕婉之私則雖極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充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其哀而不傷於正也其既得之則樂聖與聖配可
以端風化而肅閨門然樂其有德非爲情欲之感
則雖極其樂而不過乎禮也厥後周公定爲房中
之樂燕享亦以之終蓋欲人知萬化起於閨闈男
女衽席之間天命流行焉平日講求正心修身之
道而復常陶泳於關雎之樂以自得其中和義至
深也春秋禮教衰微修齊之學不講故子特表關
雎使人服習而求其指歸救時之苦心端本之聖
學也至詩詞向多誤解竝此章樂淫哀傷四字亦
多不明予另有詩經解茲不贅樂哀得其正則自

不淫傷非哀樂之過乃淫傷也而字一折是從詩
樂中細細形容想像語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社土神也土德生生其機在木古者表木於社必視其土

之所宜蓋社有常而木無常所以明土神各有屬也

社祀后土以表之而無他物公故問其事宰我不

知而妄對不知社木非盡栗也栗乃兗州之產以

其所見例諸所不見而又附會其說子故責之

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意欲哀公自強而失

社本義子故責以後當謹言成已成遂必於成往以時言說辨其非諫阻其行咎責其過也

附解土德配天養民故天子諸侯皆為民立社而又

自為立社蓋諸侯各有疆宇土各有祇特重其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幸 光緒十年 似豫誠堂鑄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是社木原自不同栗

乃兗州所宜宰我妄為附會意欲哀公振發有為

然君子引君當道雖遜其詞未嘗或違乎理是三

言者既不得社木之故亦非立社之旨而使民戰

栗之言尤非人君之道也故歷言不說不諫不咎

正所以深斥責之至馬融註尙書有大社惟松東

社惟柏西社惟栗語蓋因宰我而附會非古制也
張暢菴據之謂古原有此言宰我因而附會失之
矣又按社有主用石不用木而社則必以其土宜

之木表之毛氏謂周禮所言乃耕耒壇亦謬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惜其遇主而無聖學不能修文武周公之業

或曰管

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處反○三歸娶

三姓女攝兼也二

者皆侈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蓋

謂不褊乃可以爲禮耳樹屏也塞蔽也坫以土爲之在兩楹之間所以反爵二者皆諸侯之禮

附解夫子稱管仲之功與仁矣何又言其器小此卽

孟子功烈如此其卑意仲得君行政遭遇極隆使

其有聖賢大學之道能修明文武周公之業使東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圭

光緒十年
效豫誠堂鐫

周衰而復盛則桓公可比美於共和吉甫乃不能

然故深惜之且俾學者從事其大毋爲仲所囿也

或人疑之而遷就其詞蓋以器小爲狹隘褊淺之

稱而已夫子不與深言以其不足與言然卽奢與

非禮亦見器小之一斑三歸國策本謂娶三姓女

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班史云在陪臣

而娶三歸劉向述國策乃因其文連子罕築臺事

而誤以爲臺然他無可據當從國策朱子謂若如

此是僭而非奢然官事不攝亦此類奢則必僭下

文特因或以爲知禮別指斥之謂此句卽預避僭

字不必玷有二解此章是土爲臺儀禮釋宮堂角
有玷東南角曰東玷西南角曰西玷汲冢周書曰
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玷註云反玷外向室也或
言器小謂其不能致君於王大非夫子豈導入於
僭畔乎若孟子引齊梁以王與夫子言異而旨同
人多未解詳見孟子茲不贅揚子雲謂大器如規
矩程子深以其言爲然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何氏曰從讀曰縱凡音之

起由人心生也人聲失和則器律皆失其正子使大師審音以知樂翕合而和純靜而潔皦明也釋纍纍

四書恆解上論 上册 圭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而悠長成一終也蓋如此則得乎中正和平之音

附解夫子自言反魯正樂此章可見其概雅頌則樂

之詩章也蓋當時樂之器律如故特樂師任心而

造雜以俗音於是音節乖違夫子反魯與大師輩

朝夕講求釐正詩篇細求中正和平之則大師賢

者故能虛懷受益夫子自言樂正喜魯之樂不失

先王之舊耳其後因女樂之來大師等潔身高蹈

夫子猶追思之曰師摯之始以此樂原以人聲爲

主器數與心手相應皆性情中事子言先王之樂

之盛今人不講矣然器數具在音律有自然之宜

及今研審固可知也始作者宮懸既設先擊賁鼓以壹衆志又擊鈞鐘以宣衆音於是人聲先唱以琴瑟和之以搏拊合之堂上特鐘特磬以節之堂下編鐘編磬以應之翕然而作工與器相習上與下相應八音諧和非但謂一齊奏樂而已故和卽在翕字內但衆樂和矣而或囂凌競躁則非正聲故從之而又純如蓋諧和之中靜細而無駁雜蹻戾全消矣再於靜正中分聆其音節琴瑟管磬鐘鼓各有其音五音六律各叶其韻瞭如而瀏亮也然和且明矣或促數而無餘韻亦無泳歎流連之妙乃久而聽之則又悠然不盡窈然情深蓋有以極其情文之至而令人感動於無窮如是則樂成矣夫子細細指點之詞至今古樂雖亡始終條理千載猶可想見况大師身其事者乎舊說以純爲和非是識者辨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口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之見賢偏反喪皆去聲。周禮封人掌社稷之

禮封其四疆造都邑亦如之儀衛地封人自述平日之禮於君子見聖人之心最切其既見而如夫子任斯道以開來學直揭天心其見卓矣木鐸金鈴木舌所以宣教喻子明道覺世非謂其用流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三

光緒十年
秋 豫誠堂鐫

周禮封人屬地官司徒掌設王之社壇爲畿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亦如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不言侯國然卽都邑之說推之侯國亦當有封人也第王朝僅有十二人侯國當無多人而春秋所載潁谷封人使封人慮事此章儀封人似當時封人多居邊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傳卽衛儀邑而夫子時衛都濮陽去國都且四百餘里恐衛地未若是之遼闊故有謂儀爲姓者然儀楚儀行父皆姓名相屬而此繫以官則儀爲地名無疑故且從康成之說其請見而自述生平知夫子不苟見也一見而卽知夫子上繫天心其德亦幾聖也木鐸之用一非止徇於道路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書遺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天官小宰宮正地官小司徒鄉師秋官司寇士師司烜皆用木鐸以宣教令聖人治教之法歷唐虞三代而大備春秋之衰道德仁義已微夫子首開師儒之統乃天意也封人一見聖德知天爲天下而生聖人卽屈於當時道必不能終晦故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言一時之失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畜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位不足憂千古之大道賴此人非謂其得位方爲木鐸也或疑木鐸緊對喪字封人無緣遂知夫子爲萬世師此未知聖之言聖人言行動靜卽至貧賤與常自迥不同當時二三子以喪爲患封人一見夫子知爲聖人言不必患此夫子有如是之德而不得志天殆將以子爲木鐸發明前聖之道以詔將來無論顯晦必不足以沒夫子也常人不識至德徒區區於顯晦之間則雖日親聖人亦不知其何事封人以聖卜天蓋由知德之深故後世之事遂如左券矣鐸有金木木以振文教馬端臨云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鐸

夫子言而爲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卽樂

以明聖人之心欲學者勿以迹而晦其真也樂本性情聖人之德無偏倚駁雜故其盡美同善者時遇所值快然無憾者也武王應天順人於心亦何稍雜第萬不得已之懷見於音節之微者後世如親盡與未盡卽舜武自心而言非子評之也舜武易地則皆然使武王之樂無此未盡善之心露焉則非聖人矣

附解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言其用功之安勉

不同也至旣造於聖則德無不同五帝三王一也

而遇則有殊聖人之所無如何也夫子於君臣之

際歎舜無爲於父子之際歎文無憂以其遭逢至

幸使舜值武之時亦當征誅使武值舜之時何難

禪繼凡聖人之行皆與天準以濟蒼生而已武王
伐暴救民其心一本於義理之公而無一毫自私
自利之見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有
纖毫可議第爲天命民生所迫不得已而爲此此
心欲然慨然流露於聲容節奏之間數百年猶如
見之夫其欲然留憾正聖之所以爲聖異乎欣欣
自足者也而有此一毫抱歉之心於中和粹然之
旨趣便不如韶故曰未盡善也夫子恐人泥舜武
之迹疑二聖之德不同故卽樂以發之言其樂之
美無不同而其遭際不同此心之暢然滿志欲然
自憾亦不同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季札曰聖人之
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卽此意前人言唐
虞揖讓揖讓二字大誤天下重器非同私物豈可
私意讓人他書云堯讓天下孔孟未嘗言也謂舜
禹讓而不受則可若使舜武易地而居其事同其
心之暢然愜然見於樂者亦無不同至于子與顏子
論爲邦而獨取韶舞舞有文武韶舞文德盛故取
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寬敬哀三者皆此心之誠而不容已者何以
觀言無可觀也既無其本則一切皆爲虛器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居上爲禮臨喪其事非一寬敬哀乃其本觀卽指三者而言非觀其他所行子曰體仁足以長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與其易也甯戚皆此意也此章爲不寬不敬不哀者捧喝何以觀之哉大聲痛疾之詞或疑居上之寬有弊不知天心仁愛斯民立之君長不寬則無人心何以爲民父母如保赤子體恤刑威莫非愛養之至意非姑息也春秋時苛政至多子故言此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音智○此必有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爲而言當時趨勢利而薄清良子故斥其非知以爲修德傳家者法也

附解周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郊中有六鄉六鄉

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

爲州五州爲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中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

五縣爲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

遂之制春秋井地漸壞勢利成風擇里者日趨繁

華子言里以仁厚爲美漸染薰陶修身傳家乃爲

久計今旣擇里矣而不處仁是不知根本之圖失

其是非之正焉得爲知後世富貴之鄉其始半多

勤儉忠厚積久而子孫富貴及其富貴遂忘其所
自來奢利相尙反鄙前人之樸陋昧者趨而就之
家無長者之行戶有驕淫之失卒至瓦礫村墟墮
頽先德抑思夫子之言否耶故烏衣巷鳴珂里不
如廉讓居君子鄉識者詳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仁天之理而人之性。性定則約樂一致子爲有志而不知求。仁者言安則與仁爲一而忘乎境利則以仁爲美而制其私利之久則安之矣。

附解此章須看久長字蓋爲有志自立而不知求仁

者發其始亦欲貞於約樂只因平日不從事於仁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矣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至久便操持不定子爲指出本原蓋安仁利仁者
非故薄視貧賤富貴只緣己身中實有是天理自
快自足無論約樂自覺與之相忘子欲學者孜孜
求仁也安仁心與仁一隨處而安不知其他聖人
也利仁心知仁美必務於此不遑其他大賢也仁
者知者美其名以勵人不必太爲軒輊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好惡者情也情易偏而性以一

之仁者性全其量如天是
以好惡當而偏私悉化

附解天有喜怒雨露雷霆風霜寒暑交易變化栽培
傾覆萬有不齊然各視其物之自生自化於其中

而天地無心也仁者全天命之性心理與天地相符故能好惡一準乎理而已不與善之中有惡則樂其善而棄其惡惡之中有善則化其惡而成其善君相師儒其功一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性一而已仁是也。情則有七物交引而心

不能正惡所由來也。誠志仁則必有爲仁之功。故可無惡非徒志而已有心之失曰惡無心曰過。

附解人必先喪其天良而後敢動於惡志仁則天良

不昧自然不忍爲惡不敢爲惡世未嘗無向善之人只因無志仁之功惡易長而善易消子故言此

誘人志仁志之則必殫仁之功非空空一志了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志字當重看子十有五而志學又曰志於道志字便有一定不移意果志之矣卽有爲仁之功本文苟矣也三字呼應全是歆動人之詞故苟字作誠字解亦得但不可失卻虛字神氣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君子非輕富貴而矯貧賤然必以道爲衡若非其所當得則樂

乎仁而已不處不去卽不去仁也得

君子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具。正言不去仁之危亂之際借君子以示人當如此也。

附解仁乃人心德之良何故人不能行祇緣富貴貧賤牽引搖動子故言富貴貧賤人情欲惡之大同豈必遜富貴而不居喜貧賤而求得但當以義理審定果其當得之富貴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也非然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况乎萬鍾如或心術不正職業不修則當勉爲聖賢去其得貧賤之道不然返己無忝雖窮餓何損於性分不處也不去也君子非卻富貴而不居以貧賤爲身榮蓋有仁焉自足於己故無待於外不然非道而妄處妄去則去仁矣尙何以爲君子哉人欲全仁必學君子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君子平日以仁爲依卽終食之頃亦不違仁此猶言其暇豫之時也卽造次之間亦然萬一顛沛而患害迫身亦必於是蓋其持守堅定如此所以不處不去所以爲君子而富貴貧賤自不足以相挽矣語意全是勉人以君子爲法無字必於字皆用力之詞蓋在君子爲存養之熟而在子意則重誘人如此舊註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殊誤子因世人去仁所以爲富貴貧賤所惑特以不違仁教人明君子之不去仁造次顛沛必然何富貴貧賤之可惑時解拘於舊註失卻本文承接語氣

今故正其節次而順釋之蓋不處不去是學之已成下乃申言其故由不去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此爲

門弟子言欲其實致功也誠好惡者有能一日用其視仁無能竝尊亦與仁無時稍間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力兼靜存動察而言誠知而好惡之天性

之勇自生故無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姑言或有其人然尙無能用

力之人何以知力不足蓋絕其自諉之路也

附解仁祇是天理良心人人有之人人可爲何以不

好祇因後天之心皓於氣質易動而難靜多欲而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全

光緒十年 卅 豫誠堂鐫

少理故雖靜養其中動致其和其功至簡至常而無如嗜欲惑之境遇困之則任心而行背理而騫所以知仁而不好知不仁而不惡夫子旣以文武周公禮制教人束其外矣又以爲仁之功示之使養其中蓋中之所存者必依於仁斯外之形著者悉當於禮此章正是策勵門人之詞勉其實用力於仁如何用力常常收其放心靜定闇然以養未發之中或有所感而動一念之非則克治之一念之是則擴充之推而至於凡事皆然不敢一毫自恕自怠極之終身不二此卽曾子所謂宏毅也蓋

仁卽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爲人知無仁卽不得爲人自然肯用力矣然非賢父兄倡之明師導之多良友切磋之鮮不惑於世俗者孔門諸賢皆得夫子之教而不誠切行之故子云然也後世言靜心者未知天命之性非知覺之靈可當而空寂有餘應變不足言格物者不知至誠之道非恃耳目爲聰明而淹博者多敦倫者少皆由不知仁卽天理近在吾身誠好誠惡存養熟而動靜咸宜一以貫之可也旣云未見力不足又云蓋有之何哉蓋力不足者必嘗用力於中而後知所不足竝未用力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全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何云不足是特爲自諉不足者截斷後路不許藉口非果世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子未之見也夫子不云乎己百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力祇是天良中一點真切發奮之念舊註偶未之見不敢終以爲易反令夫子之言落空矣蓋詞章技藝見聞之學則力有不足者若爲仁之功祇是全此天良實踐倫紀果有賢君親師不患其力不足也凡孔孟所言皆然學者勿爲他說所亂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偏也書曰無偏無

黨觀自諦視也言人過各於氣質之偏而生能自省察去其偏私斯知仁之所在矣

附解孔安國舊解支離朱子據漢吳祐之言及殷仲堪解謂人過各於其類觀過可以知仁夫仁者天理而已一言一行當理仁也全體純粹仁也有心悖仁曰惡無心曰過君子之德淺深大小不同然要皆以理爲準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其過而卽改非謂其過爲無妨也小人之品亦不同然大都徇私逞欲有心之惡常多而無心之失常少故人而君子矣必改過不吝其小人耶必文過飾非但當辨其爲君子小人不當謂過以君子小人分類蓋旣過矣無論君子小人俱不可若孫性私賦民錢因其父怒斥而卽自首於祐此正改過之美復於無過也而祐乃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夫知其過而改之尙何汙辱哉是祐言已非後之據以詰子言者尤誤夫子言人氣質各有所偏凡有過俱從偏處生來如漏卮然以之盛水俱從漏處洩去人能自觀其過省察克治斯知仁矣去其偏卽爲公正求仁之方莫切於此語意的是如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人聞積久而洞察也人不全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全

光緒十年
外豫誠堂鐫

道則生爲虛生死亦徒死
勉人及時體道無愧於生

附解道者天理之統名在人曰性言其至真曰誠喻
其生意曰仁其實一而已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
爲最靈以其獨得理氣之正故能參贊天地而爲
萬物之主聖人卽全天命之性不愧爲人焉耳道
字所包甚廣此章則指盡性立命之道而言體道
之極一旦誠明合一則此身爲義理之身此心爲
天地之心而形神精氣莫非天地之正爲乾坤之
肖子何不可爲宇宙之完人此朝聞道夕可死之
義也聞字深看至道之實功則博文約禮盡性踐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齒 光緒十年
刈 豫誠堂鑄

倫不愧不忤而已非生死幻滅之謂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道率於性

非外物所能加損恥衣食之惡則其志非眞志也議講求之

附解此志於道與述而篇志於道不同志字淺看然

子之言特爲恥惡衣食而託於志道者言耳恥則
不志志則不恥入此出彼斷難兩便此亦爲門人
志道不篤者言耳若尋常人未得明師方且以衣
食爲要圖安知何者爲道何故當志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如

字此必二反○爲任天下事者言欲其精義而善世也天下之事無窮義則有定隨時處中惟君子爲然

適適然而安之莫專己自是比合也

附解適有二義往也適然猶偶然也朱註引春秋傳

曰吾誰適從訓專主其實適從亦當爲適往之義

古適通嫡亦通敵不訓專主左氏適從及詩誰適

爲容誰適與謀之適俱應如字蓋前人之誤也此

章適字兼便安適然意遇事無所可否一味模稜

如胡廣之流莫則執拗如王荆公一失於隨一失

於執拗均不可應天下事也若訓專主則與莫仍

是一意專主於可專主於不可二者祇是一人蓋

一定如此自一定不如彼一定不如此便一定如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金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彼比古無訓從義者不如仍訓合字與字緊跟天

下字來君子之於天下事無適無莫但以義爲衡

有義者則與之合蓋能虛心以來天下之善也凡

聖賢經傳平心酌理審其語氣皆有自然之句讀

正不必拘牽附會耳毛大可引後漢劉梁和同論

及李燮傳賈彪荀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

子情無適莫謂適厚也莫薄也然於義爲強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土田業也

懷土思有土以爲世業與懷德以爲安居者異惠私惠違道以邀惠與小心爲善者亦相反也

附解此切當時之弊而言周制計口授田卿大夫或

世官或世祿皆有采地以遺子孫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庶人在官求其祿足代耕春秋時強暴侵并
無田者始衆士民因之失所故當時士爲至貴然
君子有德以爲安宅貧賤聽其自然舍此懷彼必
非道以營而後可刑加於不道惠出於私恩君子
不敢一毫非禮以干刑罰小人惟惠是圖至犯刑
辟而不顧子故相形言之以警人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放依也。怨讎恨意。君子公利於人。小人凡事必求利己。人必不堪。故多怨以此警之也。

附解此有爲而言小人凡事利己不顧義理之安否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矣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言多怨以惕之古今好利之士未有久而不危者
也若夫君子亦或有取怨於小人之時然小人一
己之私君子不因而加損勿牽混說因語類義府
有二條易誤認故言之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讓者責己而受善也。禮以敬爲本而讓乃能誠於敬。不然貌禮之文無實意以來天下之善則國亂。

附解朱子曰讓者禮之實張惕菴曰似爲魯昭楚靈
一輩人言均爲得之矣時君務文鮮實子故言此
果能不自滿假求賢若渴顧畏民暑自然無所不
慎否則虛文虛意上下相欺而曰禮不足治不知

其無如禮何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位無大小皆有亮工之實故不患無位但患尸位為
權求可知求免愧作非冀見知患此不患彼專於自
修而已

附解事有精粗道無大小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各

盡之道而能處之咸宜至大不易然聖人曰修己

即可安人安百姓盡性即可贊化育何也萬變統

於一理盡其性而已修則天人萬物之理已裕其

原故能至明以擇眾理此心偏雜之見毫無故能

至虛以容眾善若漁陶耕稼之舜即可垂裳傳巖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渭濱乃興商周豈能小而不能大哉自聖學罕傳

不知修身一貫之實乃不得不隨其才器而節取

之此章夫子為門人言欲其自修實德以所以立

與求為可知之學平日夫子已示之也若不知養

性修身實功而欲患此不患彼豈非空言無補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
聲○一無二也

理誠於身而以之應事無不宜貫之之說子出門人

也子詔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果會其旨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實心

行實理
曰忠以己心諒人心曰恕要之一誠而已
曾子發子意以曉門人本末精粗在是矣

附解天地人無二理也在人曰性在天地曰太極言

其渾然粹然不可得而名象則曰無極無極卽太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太極之理全在此身聖人祇是全其天命之性故蘊於中則渾然粹然者如乾坤之靜專靜翁也著於外則有物有則者天地之成形成象也其始靜養浩然之氣動審事物之宜由淺而深由勉企安行之以誠持之以不息則凡人皆可作聖夫子自言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不踰孟子言有諸己以至化神其功夫次第非聖人之師不授非誠恆交致不能竟其功曾子從夫子久於窮理盡性之學篤行蓋非一日矣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夫子知其中之所存者已熟定不致疲驚於外故詔以一貫謂天下萬變不外乎中天命之源已徹則萬事萬物以一理宰之而有餘耳曾子果能喻之應之速而無疑門人學未深造安能知之曾子告以忠恕忠則實心行天理而不留隱憾恕則推心體萬物而不存偏私誠能如此久久不倦則至誠可以無所不孚至公可以無所不容而一貫之旨曉然無餘蘊矣書旨本明白易見講家多爲影響揣測之談遂令聖賢實義類於口頭禪語良可浩歎至一字祇是一理字但理有本末精粗散爲

萬殊者無窮歸於一本者有定中庸言天下之大
本曰中中一之實也卽天命之性也在天曰太極
在物爲理統言之曰道以其至真無二曰一曰誠
以其爲天地生生之意所含曰仁人之心秉天地
之靈粹其先天則皆性也故虞廷但言心而未言
性其後天則性雜於情矣故湯始別之曰性而不
第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夫子
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語殊而義實一不實踐其
功馴至乎達化窮神則自身之理不明卽聖人之
言亦不能剖析如此章一貫竟說得十分離奇似
後世禪和子拈花微笑棒喝虛鋒不知曾子以忠
恕明之已是說得十分透切乃謂其移下一層說
是不知聖人神明不測止是理極其精至於事天
明事地察亦從忠恕入手行到十分二字簡易精
微忠之久而極其誠恕之久而極其公至誠至公
試問天下何人不可格何事不可爲乎二字淺言
之不過一言一行推廣之卽至格風雷孚萬姓不
外乎是陋劣儒家得禪家守空之學以後天識神
爲先天元性卽靈通之至而不能修齊治平文人
鑒之以窮理讀書爲務有才智之明而弗知仁義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兗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之本故淹雅擅長而不能倫紀無忝所謂忠恕二字又安能時習深造且夫佛曰明心見性謂盡其心者知其性而非卽以心爲性也卽心卽佛專指天理之心而言亦如求仁卽仁之語僧流失真以空明妙了爲知性其智者已譏之矣景岑曰無量劫來生死種癡人喚作本來人又因一貫之唯有頓悟一家其明者亦諂之矣陳致虛曰曾子當年一聲唯誤了閭浮多少人故以後天之心爲性已非文佛之本然以後天之氣爲浩然亦非孟子之所謂儒者知詆僧羽之說而忠恕所以一貫之故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又不明是何異己迷途而笑人問津耶夫養浩然之氣以至於不動心此孟子發明孔子爲仁之義也而以後天呼吸之氣爲一元之氣則非仁人心也謂其爲天命之性也而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天命之性尤謬蓋先天後天之義不明卽存心養性之功不實存養之學不深則雖欲求忠與恕而心之私妄不除必不能至一貫之境聖人亦難以盡宣於書君子安可以不亟求其故哉佛之眞者曰修真空不空妙有不有非偏於空寂道之眞者曰修真養性入聖超凡非涉於幻妄因僧道流傳失實

生出許多怪誕而儒者第以異端斥之罕有力行
盡性踐形究其是非者於是言養氣曰道流也言
靜心曰禪學也避靜心養性之名學聖人又無從
入手安得不詳辯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天理之宜利私欲所使喻深知而篤好也

附解此章挾君子小人之所喻使人正其心而慎所
習也一念之失習而安焉久久深入其中術雖工
而患亦至喻之一字欲人清其源而早自惕耳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示人以下學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空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之實功賢不賢之分至明而好賢去不賢之力至勇始能思齊內省崇德修慝莫切於此矣

附解此章與三人行章爲下學簡要之功必如此而

後可以進道久如此而聖神可幾毋忽視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者

動之微謂審慎而諫也下三言申明之此爲陷親於過者發蓋父母有過不諫不可諫而犯亦不可至誠以感動之設法以周全之愛敬服勞久而感化乃爲大孝然非自立身於無過之地不能也故誠身爲事親之本

附解天下無不是父母自責之詞也孝子諭親於道

則必願其父母爲聖賢而受福於無疆故父母有過成之不孝也聽之亦不孝也諫之而急求自遂

亦不孝也子特指出幾諫下三句正解幾字是非實有誠身之學深愛之誠必不能委曲盡道如此朱子引內則之言曲盡其旨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春秋趨勢利而薄所生故云然即父母命

之遊亦必有定方也

附解人子幸得父母在而事之外此何有可慕乃名利之途開私欲之心盛忘堂上之悽涼甘異鄉之風景者多矣子斷之曰不遠遊義已無二遊必有方乃當遊之事父母命之遊者然亦必有定方不可任己意而他適蓋惟遵父母念父母唯恐一毫貽父母憂也時文以事君親師說亦是然必有父母之命而後可也不然夫子之言即爲有弊又按一周制畫井分疆士各仕其國民各安其鄉小學大學自家庭以暨比閭族黨皆有師非若後世仕學者必違其鄉春秋禮廢田奪於勢要學毀於黨庠然後有遊而求師者然非萬不容已則君子甯菽水以善事其親夫子之言爲當時警也昔尹和靖欲以祿養請於伊川伊川曰爾有母在和靖白其母母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今仕或不由父母而學無足以爲親榮則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空

光緒十年
收 豫誠堂鐫

風斯下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與第一篇之言小異蓋彼為

父沒而不肖者言此為恃才妄作忍於忘親者發故與前後三章同記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為

忘其親言人子之年日盛則父母日衰喜與懼生於心之至誠則所以孝愛者自切喜懼一時並到非二

也念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謂聖王之世其時禮明樂備

上取躬行士敦實踐故恥躬不逮周衰學廢尚詞華而無實行故子歎之

附解聖人每勗人訥言敏行此章特提古者則以上

無明倫尙德之教下無黜華崇實之俗寄慨深矣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堯 光緒十年 作 豫誠堂鐫

與他處不同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約易簡意也之指此

言理而

附解小心收斂必須循理始得世之智士長材大都

好為炫耀究之不循禮度所失滋多夫子言此藥

之舊解謂失事者鮮夫天下之事理之所在則為

之忠孝仁義有當迫不及待以赴之者有當從容

鎮靜以處之者惟求其理之是若必求有成無敗

則或未必盡當於理矣故失之宜指理言以約則

主敬用中不失於理自利於行而收斂之意亦在

其中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人多敏於言而懦於行。子言君

子慎言力行之精神。欲人自策其志也。

附解言易行難人人知之人人不能訥之敏之祇為

自身中少一段奮策之精神耳子以君子之所欲

告之能知君子何故欲如此則亦不患不如此矣

君子字一頓下句一氣串下說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德人所同得之天理故不孤。鄰親近而居為立德者勗也。

附解君子修德於己以全其所性非為人也孤與不

孤有鄰無鄰何足介意然德修於己而天理之同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善類應之乃理勢之自然下學立志不堅德未立

而慮其無鄰故言此勉之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言行煩瑣為事君交友戒其數欲其思善。數煩數也。謂全之道而無徒疏辱也。非第欲其自全。

附解事君者量而後入度其可以行吾道而後委贄

焉不待諫諍時始審量也然亦有素足相孚而忍

如水投石者是以君子有見幾之智交友亦宜慎

於其初然志趣中變亦不可徒取其疏數字該言

行而言子游欲人善全君友不但潔己自全斯矣

二字無限忠厚惋惜

公治第五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公治姓長名字子芝孔氏曰縲黑索純孽也所以拘

罪人世教不興士固有無罪而陷於法者子之於

長信於其素擇配者不可以冤誣而辱良士也子

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南容孟孫闕也以其居南宮曰南宮又名適名

非也子於南容信其用世保家之有素故亦妻之

附解此表夫子擇婿之道為後世法也流俗喜富貴

而惡寒微矯其失者又或鄙世胄而專取寒士均

非中正之道公治長不以縲紲為辱南容亦非以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奎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世胄為榮信其素而已此聖人取人之公即記者

類記之意公治縲紲之事無所考皇侃義疏與留

青日札所記不同按周官秋官有掌與鳥言掌與

獸言之官春秋介葛盧知牛鳴則通鳥獸之音者

古固有之但不可以此為縲紲之故耳衰世刑賞

失實道德之士往往罹於法網而世俗不察從而

薄之庸詎知一時之屈不能禁其千載之伸子以

非其罪明之而長之行卓卓可傳已在言下南容

名括或曰适縲說闕漢書人表分南容南宮敬叔

南宮邊子為三人張石村謂括适以形相近而別

說閱以聲相近而別邊亦适之譌其實一也是也
容爲孟氏子弟宜在所遠而有道不廢則有濟世
之才無道免罪則有全身之哲此幾近於行藏之
學子亦妻之則人固不必趨炎亦何可以勢要概
象賢也蓋聖人之行爲人倫萬世法如此至有分
別己子兄子爲避嫌者程子辨之極是而張惕菴
謂不可厚非殆未知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毋爲
所惑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

○孔氏曰子賤魯人慮不齊也此美子賤之好賢蓋發於宰單父之日上斯斯子賤下斯斯衆賢何地無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矣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賢能取賢者少耳美子賤取賢之切而因歎魯遺澤之長爲遇賢而不好者惜亦望魯者深矣

附解說苑記子賤宰單父師事三人孔子美之曰堯

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

主也惜乎不齊之所居者邑也與此章意正同蓋

一時語而舊說謂其取友成德不切宰單父言非

也君子哉句虛下乃申言之本贊其能取賢卻反

言之有二意一者明其取賢之殷非魯多君子幾

不足應其求一者言魯若無君子斯人何以取賢

如此其多是魯不乏賢士特能如子賤者少耳言

外見無處無賢不遇如子賤者則遂湮沒不能如

子賤之取賢則遂無以致治且也魯之多賢如此而微弱不振蓋不得如子賤者舉而共治耳若元公之教澤傳久而猶有人則不可沒也反復流連意思深遠如舊說覺魯無二句與上句無甚淡洽至宓本作處伏羲氏後而路史分處宓密爲三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子貢之間其詞甚遜故子亟許之蓋其才德有成等於古之法物瑚璉盛黍稷以事神明粹潔之器夏曰璉商曰瑚

附解此章有褒無貶輯語云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

語亦是用功夫處知言哉疏意云不舉日用飲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器而舉宗廟瑚璉則不特濟邦國之用亦可以通神明之德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瑚璉不特今人所珍尤爲古人所重亦佳包氏誤解瑚璉朱

子因之不必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或人言雍誠厚而短於口才蓋

惜之也子言佞之非仁深斥當時之弊禦人求勝於人如禦敵然給辯捷也屢憎於人人不能禦其佞而含恨之不知其仁謂佞人也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或以佞爲仁以此子斥佞非仁以此

附解或人何知仁字彼特惜雍之不佞其所謂仁猶

俗言誠厚耳仲弓德行亞於顏子居敬行簡其於

仁雖未盡純已是具體之士夫子豈言不知其仁也蓋武伯問子路冉求其意誇耀而三子之賢亦不及仲弓夫子故以不知答之此章則嚴佞與仁之界以爲世道人心防不止爲仲弓一人辨也接口曰焉用佞何等驚愕下言佞人所爲如此毫無天良不知其仁安在如何子言雍之仁而以佞望之再言焉用佞上下緊相呼應一氣趕住所以深斥其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斯指仕之

理而言開才可以有益於世子故使仕而開自謂用世之道未盡子故喜其篤志開字子若蔡人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矣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附解春秋生民塗炭以開之材豈爲無補夫子憂世情切故使之開則以仕必本於所學覺修己治人體用之道尙未自信是其意有志於行義達道本末之全非小就也子故說之朱子篤志二字說得最好凡天地民物成己成人之道必須一一實踐於身心始爲實用若空談性命而無足措諸倫物是爲禪宗僞學若逐物求詳而無誠意正心功夫是爲俗吏淺學皆非聖賢家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竝去聲與平聲。筏之

小者爲桴春秋衰亂子欲行道挽救而不能然故言中夏無知己欲浮海入於外域以子路志與己同故言從我惟由子路聞之而喜亦悵道不行然海豈乘桴可渡中夏尙不能行道外域又安能行故云無處取爲桴之材實言中夏不能行道則外域亦不能行道也

附解鄭氏曰材桴材以子路不解微戲之又古材裁通用或又曰我道不行凡從我者之道不行皆由於我子路聞之誤以由爲己名故喜之朱註以材爲裁知舊說之不安也然諸說俱不甚分明蓋聖賢意各有指子路從子周游獨久信道篤而憂世之心與夫子同子故言道不行於中夏欲浮海他適從我者惟由子路聞而喜者亦悵道不行也言由好勇過我但何處取可以渡海之材作筏耶蓋言道旣不行無論華夷皆無可望蓋聖賢憂世憂民之心同而記者特記之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不知謂心性之微未知符於外否也又問者疑子路未必無實德而子故抑之治賦教養備而民知方在春秋爲尤難非徒勇而已千乘大國千室大邑邑宰知民事家宰治卿大夫家事皆煩劇任也公西赤字子華束帶禮樂之容應賓客者有詞易有養難惟赤能之三子才皆有爲

而武伯不升諸公徒問其仁否
仁豈武伯所知子故如此應之

附解三子才皆有爲若升諸公可以有益于魯而武伯不能徒問其仁子故如此應之夫仁豈武伯所能知子故略其仁而但言其才非三子全無仁也武伯意有才如此必非無與於仁疑子不爲盡言子乃言其才之可用而仁之不易言明矣古寓兵於農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守衣裝爨糗二十五人蓋五家以一人爲兵有事兵行干戈糗糧屨屨皆此五家供一人惟甲藏於官將出征則受甲平日務農講武足其財足其力齊其心然後有勇知方不匱於賦非易事也子路千乘之賦能之其才實爲僅有至邑有二十三家千室之邑其極大者故孔安國以爲卿大夫邑百乘之家春秋時方有之皆煩劇難理求也爲之其幹濟有過人者子華嫻於禮樂而以束帶立朝狀其雍容大雅有涵養能言且古衣裳之制異今帶爲最要必束帶而後儀度端肅後人言佩玉瓊琚大雅不羣卽此意也仁有全體一端此章以全體言故不許三子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百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汝○子貢之質亞於顏子其不如者知子故深嘉而樂許之一二十假數以明事理之多算語一端而知全體學已會通卽此事以悟將來識能推廣蓋其夙昔之體驗切矣故卒聞乎性與天道與猶許也

附解生質何足恃恃此乾乾不自滿足之一念耳子

貢明敏雖不如顏子然已是上等天資且顏子之

賢非徒以天資勝也子貢不及顏子沈潛篤實子

故試使自言而子貢皇然欲然實指出分量淺深

之數是其平日將己與回細細比勘又實踐於身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百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心學問之際乃能言之真切意之謙下如此卽夫

子亦不料其竟能如此也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蓋發問之初所望不過如此也而古註云安

慰子貢謬矣聞一知十極形其全體貫通此蓋本

於克復之功非徒恃質也聞一知二卽此悟彼其

能知二者天質之明其不能全體洞然者學力未

至然苟非從事於窮理操存之學亦無由知己分

量也至陳晦伯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

女俱弗如也魏曹操謂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

前仲尼有言吾與汝俱弗如也蓋誤解子言而毛

氏信之非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

晝讀作晝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宰子字子我寢寢室晝塗飾之王

氏曰朽墁也言不足誅正深望其改過與語辭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又言子之行不願言以深冀其改過張氏椿曰上文法語此節異言一片婆心是也

附解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精神意氣從理則

日見其清明從欲則日形其委靡然亦有秉賦羸

弱不堪勞苦者聖人教人存心養性內以固其精

神外以驅其邪妄馴至於浩然之氣充實而有光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頁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輝則柔者亦強病者可愈矣孔門以禮樂教人動

靜俱有法度謂宰我當請業請益之時而甘於晝

寢必不若是之下愚且夫子之教門人者博文約

禮內外交修非如童蒙旦夕咿唔也君子束身於

規矩之中糾虔於衾影之際苟或精神不繼略為

閒息亦無不可若淵明高臥伊川寢雪亦與館童

一體同科於理豈通蓋聖賢之所以異於人者以

其此心此理不自寬假自強不息在乎慎篤非必

疲敝精神以為學也有不當寢者倫理所關職業

所當為晝夜靡甯可也有不妨寢者山中草廬日

高晏起可也近世子弟不知寡慾清心至於神衰
氣餒是晝寢之流可責者也抑有以日繼夜爲不
義富貴所驅亡身而徇是不晝寢之流亦無足取
者也宰我親炙聖人善言德行豈如童蒙昏睡晝
畫古多通用梁武帝讀晝寢作晝寢蓋其傳已久
韓昌黎亦引之如其言則朽木糞牆子卽其事以
喻非爲虛設子曰二字非衍文乃夫子愛之而復
申其說以望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任理爲剛任氣爲慾迹似而實非或人妄
對子故辨之棖或作棠或作黨實一人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理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爲慾屈則剛也申棖
有慾或人何故以之爲剛蓋才力聰明悻然自好
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是其外儼然剛也然見理
未真凡慷慨奮發處俱是血氣用事其悍然行者
旣未必其當理而當理之事或反不能不屈於勢
則慾正剛之反也若君子之剛則純乎天理未嘗
激昂自炫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正氣
常伸於天地之間是以爲乾元行健之體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之告子
貢者也子貢行焉而易言於人

則必其省察猶疏故子聞之而因其面見時斥之

附解子貢嘗問一言子告之行恕又問博施濟衆子告之立達此章所言卽夫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也第其自述於同人若己能之者然則必其日用動靜多有疏處乃覺不欲無加之易也若細爲體察由念慮之微究極乎天下國家之大不如意事在在皆有若非隱微存主之中已無一毫私妄則能戒其發不能化其微能戒於此不能持於彼能勉於旦夕不能守於終身非爾所及卽就自以爲及之一念斷之非謂自然與勉然爭界於一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萬

光緒十年
川豫誠堂鐫

二虛字間也恕字終身可行行之不已卽爲仁聖人全體皆仁然自處則以恕而已若曰吾學己仁非但能恕卽並恕字亦不可許矣時解謂子貢自言於夫子則我字爲不通且子貢何至放肆若此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

道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文章性與天道之散殊性天文章之根本理無二而學之淺深有等子貢晚年實得言此以勉人深造不可得聞子非不言學未至則不知耳聞猶曉也

附解此子貢學成之後而歎學宜深造不可欲速亦

不可中輟致負夫子一片婆心也夫子之文章凡
一言一動莫非由性而發第其迹顯著其事易求
其得失精粗易見故學之深者因端以會其原卽
學之淺者亦卽事而明其理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性者人之所以生天道者天之所以
立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非有二也但非由博而
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無以知天之所以爲天
與人之所以合天而萬事萬物不外乎是在夫子
未嘗不言而學者功力未至言之而亦不知故不
可得而聞也語意全是勉人自造非謂夫子有所
不傳己今獨有所得時解均誤或曰先儒皆言子
罕言性天而子反之何也曰性者天之理而人心
之良聖人教人誠意正心惟欲其全性耳故窮理
者窮其合於性否也致知者致其天理之明也凡
一念之發一行之動合天理則善違天理則惡禮
樂法度皆以維持人心之天理舍性不言而何言
哉第性之散於萬物者循其法度而修之可以寡
過卽可以修身性之本於天命者究其精微而踐
之必由漸進乃可企於化神故子亦常言性與天
道使人知萬事悉本於天理然而人不能盡曉則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真

光緒十年
懷豫誠堂鐫

以實學未至不能強求其通也白文明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夫子非不言乃言之而人自不明耳乃或以爲不言何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善無窮而力有限賴勤恆以全之子路勇

於義特表之以爲法

附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故善恆有聞行者百無一二也子路實見得義理無盡而嗜之也誠行之也切如饑渴之於飲食猶不足以方之此記者所以特地形容張惕菴云如畫工寫物妙於設色憑空摹擬一氣竦神踴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真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勃勃不可遏抑之子路是矣充子路之量舜之聞善若決江河卽此而造也可易視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文子名圉衛大夫諡文子貢方人文子本有是善而勤學

好問又子貢之所宜急也故告之如此學以聞見言

附解古人諡以尊名非有大惡不被之惡名善善從

長之意也文子素行不端子貢疑之固宜子言勤

學好問故以爲文是以之云猶言如是已耳聖人

取人之宏固不待言而策勵子貢亦在其中非第

爲孔圉解圍也學問淺看若聖賢之眞學問則文

子固未嘗問津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按左傳為卿十一年執政

二十二年君子古大臣之屬行己行乎其已執己而行者易驕故恭難有才而事上者易亢故敬難養則

安其心義則裁以正四者皆當時卿大夫所罕故表以風世

附解君子之道全體大用必須誠正修齊治平一以

貫之乃可承當子產為春秋美材而學實未純但

當時鄭為晉楚交爭之地子產相鄭善政甚多其

雜霸之術亦不少故夫子特表其有君子之道以

存其真此行己與行己有恥章不同此猶言處己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夏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耳鋤強抑暴易起忌爭而恭遜自處所以能成勳

業秉均更制多所自主嫌於專擅而敬慎忠純所

以能堅主知民疲兵役除害興利愛養四十餘年

民習驕侈約束整齊使共安於禮法四事中有許

多經濟比於當時臣工已如鳳驚騏驎之異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人

之品詣不齊敬則情文可孚久尤難耳張甄陶曰人字兼善惡言是也故不曰友而曰人

附解五倫惟朋友言交必交而後成其友也此章言

善與人交則非言其交友而即其平日實事言之

當日崔慶陳鮑與仲同朝仲不失己亦不失人非

久敬何以能然故夫子特表之蓋有位於朝不能盡擇人而交然豈可苟合惟敬則善全其道矣若知己之交敬自不待言史記載齊景公將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崔氏述謂晏子言行具在左傳多述禮樂稱先王必不沮孔子蓋戰國時人僞撰其見甚卓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不聞封田之說爾時想晏子已沒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文仲魯大夫名辰蔡

靈龜產蔡地因以爲名朱子曰節杜頭斗拱稅梁上短柱爲室以居蔡而刻山爲節畫藻於稅也聖人以卜筮爲室使畏天命大事必卜恐其妨於民而決諸神非龜之靈藉龜兆以求神耳廢人事而專事卜筮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夏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則妄况媚龜乎子故斥其不智以戒人且古重龜卜國有守龜家不藏龜文仲居之亦僭

附解天祇是一元之理氣充周布濩生生而不窮變化而不息而屈伸消長分爲陰陽播爲五行氣之所在理爲之主理氣之靈其妙曰神人爲三才之貴聖人欲其順理而合天心因吉凶設卜筮決之於神使知禍福自善惡而分神明福善而禍惡不得已之苦心也而流傳既久人情事事求福素不修德而徒求神大失聖人立教之本意若文仲者小有才慧當時以爲聖人而乃媚及於蔡不正之人將效尤故子特追論之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焉於度反乘去聲。子
文楚大夫闕穀於菟崔
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事見春秋傳夫子
夙知二子之爲人而第以二事言之亦未盡善故節
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蓋難進而易退者道也子文
易已易仕則非有卓然之操而其告新令尹者亦未
必悉協於道非徇於情也陳文子慎守慶氏之木蓋
謹畏遠害之流豈忘情富貴之士未知焉得仁其心
亦未純也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覓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二子皆在夫子之前其人品早已素知子張因
二子此二事類有德者然故問之而子斷以非仁
就本事論其心未可知就平日論亦多不類此非
子於二子生平竟無聞見爲此不定之詞也先儒
謂子張悅於苟難遂疑其仁未免過刻又喜怒不
形物我無間說得太好聖賢出處以道三仕三已
其果不可則止之義而無所加損於性分否告新
令尹果盡當乎理而可以利民生國計否子特取
其爲國之一念而已文子平日並非淡泊之士迫
於禍患而去不與崔氏之難清則有之豈得爲仁

其仁有全體有一端全體之仁非聖人不可一端之仁如管仲九合不以兵車是也二子既無全體之仁卽以二事言亦未盡善以爲制行甚高者非也忠清亦有可爲仁者自其心之誠得之若謂忠清皆不得爲仁亦非至莊子荀子淮南子等書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事皆子文之譌不足信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名行父魯大夫

思必以理爲準有窮理正心之功則能思非然徒滋惑耳時多賢文子之三思子故正之

附解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二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說不同而同蓋平日存養此心常令虛靜無私物來順應一以至理爲憑又何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書言慮善則謂事至物來審之於理善則動焉大學慮而後能得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皆慮善之說也世人或冒昧不思或又多思反惑皆由平日無窮理之學故季文子不正仲遂之罪執政無能安知正思世人乃傳其三思子故正之其不足文子意在言外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武子名兪衛大夫諡武武子仕成公始終免公於難事見左傳有道無事

之時無道危亂也張甄陶曰武子之事皆人臣所當爲知愚二字時人趨利乘巧品評之言如先進野人之類是也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末世巧便自全以此爲知臣道裂矣子故卽時人之言以破其說杜僥倖容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記此見夫子善誘之心非必晚年之歎也狂簡志大而不屑於凡瑣故其志行

卓犖如錦繡之成章斐然狀其章所以裁所以審慎而適於中之道

附解向謂此章乃夫子第三次在陳年已老而道不

行故思歸焉非也夫子十餘歲卽設教鄉里嗣聖

母顏卒乃適周問禮歸而門人日益進成德達材

不一其人後爲中都宰攝相齊歸女樂而行適衛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如宋適陳以後乃周歷諸國然皆因門弟子所在

良友之契或邦君之聘乃至焉非如策士暮楚朝

秦以希遇合也後人因三月無君皇皇之說似孔

子日日奔走都欲見遇諸侯大謬蓋夫子始終一

講學授徒之人攝相僅得三月周流並非求見邦

君此章發於在陳之日身雖在外常以門人爲念

固其惓惓弟子一片本衷非謂道旣不行乃思成

就後學夫子盛時顏曾閔冉諸賢已堪任道豈待

老而後思狂簡且子旣歎皆不及門卽狂簡亦在

其中矣按孔子三至陳實止二適陳定公十四年

因女樂去魯適衛復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未果還
反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子驂乘孔子去衛適陳
定公十五年也歲餘復反衛又去衛將如晉不果
還衛靈公與孔子語仰視飛鴻孔子遂行復如陳
此哀公二年孔子年六十矣已而桓子卒康子召
孔子孔子遂反魯此章二次在陳之言狂簡二字
皆是言其好處志大言大欲以聖人爲師而凡世
俗卑瑣之事不屑計較故其言行動靜禮法規模
卓有成就如錦繡之成章斐然美觀第經權常變
精粗表裏尙不能斟酌而悉協乎中如有美錦而
不知裁成也不知裁狂簡二字俱有蓋天下義理
有不必深究處亦有當研極精微處一於簡則非
學者立志有當極於高明處有當抑然自下處一
於狂亦非時解未明此章狂簡是一人不得中行
而思狂狷是兩人故萬章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戒嫉惡之過而示以夷齊心公

理熟惡化則與俱化常人過於責人故府怨而損德

附解聖人非惡人也其心純乎理不善者投之而逆
有若惡焉夷齊尤不受非禮者故以惡惡嚴特聞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聖

光緒十年
收豫誠堂鐫

然其心固依然天理至公之心也子特表之而曰
怨是用希爲非聖而苛人以府怨者發也君子自
修之不遑遑責人乎况其以是取怨乎學者最當
戒之夷齊父姓墨胎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亦可備考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以理正其是非曰直醯飲食細微之物

非必不可無者必代乞焉味禮而徇人矣夫子言此以存直

附解前人以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爲不直是矣但乞

鄰而與亦有不可盡非者如醫藥器用所急需誼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關五倫得失係於性命有己乞則得而人乞不得
者自不妨委曲以謀之如概謝焉坐視其困殆而
莫救則非矣此章只重一醯字其細已甚乞者爲
飲食之徒代乞者自非光明之士子戒人違理徇
人非謂利人濟物必不可乞鄰而與也今人藉聖
言以飾吝於戚友相浼則曰吾弗乞鄰而與從井
救人也其爲害烈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

恥之足將樹反。左邱明孔子弟子表左邱明

之賢以爲諂佞陰險者戒求容懷不測之意而廢義

不求心與理之安而阿意忘信邱明恥之則其正大

可知子蓋以
門人也

附解言色有矩度違之則巧令恭非惡也逾分而足
是不顧義理羞愧而一意求容者友而是歟不可
怨也友而非歟不必怨也審其輕重小則置之大
則絕之匿其怨而友陰險莫測卽非有報怨之心
已爲奸回之輩二者左邱明皆恥之子特表其與
己同志以爲門人勸也左邱明卽作春秋傳者其
傳事或有不實解經理亦時非然此四事非絕詣
邱明固不難爲之當時有此等人故子舉邱明以
戒之自唐啖助趙匡始言其非而韓昌黎鄭洩深
和之其斥之以浮夸者謂石言神降之屬然人事
反常而妖孽生焉亦事理之所恆有邱明記事之
書不能不載而述其事卽述論其事之人歸於正
論又何可厚非也本朝張惕菴曰左氏錄史官舊
本述先王之訓邱明不居功巧言如簧錄時人之
詞邱明亦不任過也古今並無二邱明或以年歲
不相及爲疑然長年古人常事子夏壽一百三十
四歲邱明安在不然其言當矣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
志本於學子欲觀其
器量之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重義則自輕財與共不私爲己有也做而無憾以其初心爲重義也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伐善誇功施勞煩擾也子路曰願聞子之

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少朋友各得其所志欲

天下之同然其量薄也

附解志乃力所未及而素願所存半由性情半由學

問積久而成者也人心邪妄甚多學聖者先須志

量廣大高明始能不爲世俗所累子曰修道以仁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中庸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皆是此理由回與夫子之志皆忘私樂善不吝不

驕不外視斯民特功業大小不同不得謂由回之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臺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志爲易能也尋常人斤斤自利一言濟人利物卽

以爲墨子兼愛不知親親仁民愛物只此天理之

良不能自己愛敬自親長始而推以及於家邦無

一夫不得其所仁義浹洽適全乎孝弟之量非格

外施仁舍本就末也此義不明故慈悲廣大亦爲

禁忌張惕菴有言佛說慈悲我必不慈悲佛說廣

大我偏不廣大乃爲聖賢乎佛言度盡衆生方得

成佛道言三千陰功八百德行皆此章志字之理

其徒誤解遂流爲怪妄不得以其流而汙其源也

施勞不當勞而勞之或當勞之而無節不加體恤

上句是忘己之善此句是恕以及人二子志皆甚
美學者身體力行俱可深造不可區區較量淺深
至夫子之志則因物付物自然充周浹洽其中有
許多經綸非徒作大言也李安溪以三無字三之
字分別聖賢心量雖亦讀書一法然太拘泥蓋聖
賢所言皆實學所至非徒向語言索解而已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能見其過

省察之明內自訟悔恨之切蓋爲知過而憚改者發

附解開端已矣乎三字慨歎而起一氣貫下意重內

自訟上自心內必爭勝於天理不求人知則無時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册

莫

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不克治矣然苟非能見其過亦無從自訟故論理
必須兼到口氣則趨重自訟耳聖門中內自訟者
甚多不必切同堂說張惕菴言之甚詳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焉如字好去聲○忠信學之本也但不學則難保其忠信而徒忠信者尤無以會乎體用之全學之道博文約禮而已夫子自言其實以勉人

道博文約禮而已夫子自言其實以勉人

附解忠信誠實意學爲聖人必以忠信爲本然不從

事博文約禮次第深造縱使長保忠信一椎魯無
能之人耳天下古今之富身心性命之微豈能不
學而自明哉此乃夫子實話或竟謂夫子生而已

聖不特非夫子所樂居亦晦其實而無以見學之
貴然當時以忠信爲美質後世或不必事此矣可
慨也夫

四書恆解上論上冊終

四書恆解

上論

上冊

夏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必
去聲
而徒忠信
實以勉
忠信誠實意學

釋也夫約禮次第

貴然當執以忠信

聖不特非夫子所



